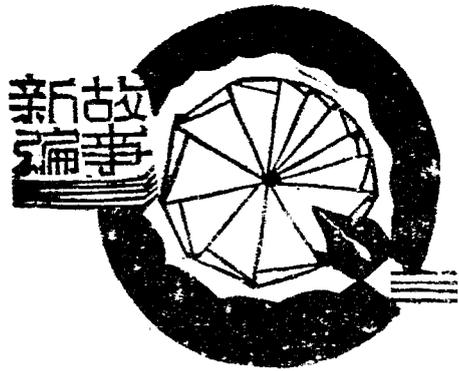


回到人間

新故事



悟
生
著

勝利出版社陝西分社印行

1974年4月12日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北京

回到人間

一、到延安去.....	一
一、別戰區.....	一
二、××師部的青島.....	四
三、途中.....	八
四、踏上神秘的地區.....	二
五、延安一瞥.....	一五
二、在魯藝.....	一八
一、魯迅藝術學院.....	一八
二、生產運動.....	二三

三、魯藎的政組	三六
四、出發濟東南	三三
三、向晉東南去	三六
一、行軍的開始	三六
二、在虎錯中	四三
三、行囊中	四七
四、死亡線前	五六
一、第一等	五六
二、狼虎集議	五九
三、死亡之前	六三
五、起解	六八

一、秘密的綁解.....	六八
二、病囚.....	八九
三、解向延安.....	九一
六、鋤奸部的監獄生活.....	九六
一、奇異的牢獄.....	九六
二、煉獄中.....	一〇四
三、銳的刑罰.....	一〇九
四、意外的釋放.....	一一二
七、回到人間.....	一一七
一、回到人間.....	一一七

時

集

■

我們的劇團成立不久，團員們大部份都是未成年的男女青年，領導人連我一共只有四人，其中尚有一位女同志，大家商量的結果，是先派一個人去看看情形如何，若果有東西可學，而且能帶回幾個人來，那時再多派人去，以免這兒因工作人員的離開，影響到劇團的工作，更省得盲目前去，徒勞往返，于是我便被推定做第一次的探險者。

八路軍聽到這個消息，立即派了人員來，表示歡迎，並詢問起程的日期，同時表示意見，說去學習的人最好能多幾個，以便將來學成歸來。工作可以比較合拍，更有效率，一個人的力量究竟太弱。至於劇團工作，必要時他們可以派人幫忙。我們鑑於種種事實上的困難，並且覺得我們的劇團由他們派人來幫忙，未免不倫不類，只好對於這位別有懷抱的先生底意見，表示不能採納的歉意。結果這位歡迎的代表除了得到一個起程的日期外毫無所得悵然而返。

經過幾天的工作整頓與酬酢到臨行的前夜，八路軍××師師部派了兩匹牲口一個人來迎接。這些小事，很容易使人感到八路軍的禮貌周到，處事精細，真是在實行他們所說的「友黨團結」，誰想到他們別有用心，想從我們這兒多吸收幹部，送至延安，削弱這邊工作力量增加他們幹部的人數。即如當初商議派人之前我們說明除學習外，將來還希望能找幾位幹部回來工作。他們說一定可行，如延安不允××師亦可寫信去要，只要那些學生願意來工作

，而且事實上（？）延安也不會不推的，爲了抗日第一，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助友軍友黨云云。可是一入延安、先生，別忙，這兒有這兒的決定，違反這決定就是違反抗日原則。違反抗日原則就是漢奸托派無疑，那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孩子們的天真，熱忱，真使人感動。劇團成立前後僅兩個月，可是這三十多位小朋友和我很相得，以致雖然當時決定我離開的時期最多只有半年，他們却吵吵嚷嚷，不可終日，有的不讓我去，有的要跟我去。到了決定走的那天早晨，一窠蜂似的麇集到我的宿舍，繫行李，橫箱子，前後左右圍了一羣，有的甚至掉下眼淚，這情景，真也使人有些留戀難捨直至區中送行者到了，他們仍畏畏慮慮依門旁，覷視着我的動作。

啓行時，前後左右的小嘍囉直擁送至鎮口。我只得的以一定趕緊回團共同工作，以減輕他們的懷戀。分別以後，尙有三四人偷偷追上，依轡而行。當時真沒想到這一別，險些成爲永訣，若能前知，這個黑窟窿是妖域，不僅我不願被繫下墜以爲試探，誰也不願送他一鷄一狗以爲餞看吧

(二) × × 師部的兩日

山區高寒，曉氣凜冽，太陽雖已懸空，全無暖意，加之八路軍所派的警導專擇崎嶇僻境而行，人烟絕跡，更覺寂寥。送我的一名警衛員，路經亦不熟習，因之兩人只好隨彼而行，

而對嚮導者的放着大路又走的流寇習性，甚爲不快。

近午，抵××師，嚮導者似早有約號，所以甫抵村口，該部的民運部長卽出迎，且伴有他們劇團的團長等數人，領我至早爲預備之屋休息，坐未定，卽陳飯具，同飲，頗款。飯後由民運部長囑遣隨役回區。並着人送來統一戰線，馬列主義等書籍，作陪者全離室他往，我算開始一種新奇的探險生活了。

他們走後，看看所住的房間是一間獨立屋，像是民家的倉房，左右兩側是牆，前邊有塊懸壁，左側一門，是通他們民運處辦公室的。就門而望，門禁頗爲森嚴，使我不敢躡越。回到房里，看到桌上一疊馬列主義書籍，未免覺得他們行爲的冒昧。我對政治素無興趣，而且今天初到，就送來這一大堆生硬的材料，我去延安爲的學藝術，而不是學馬列主義，若說作入學準備，也不需要這一套，真未免有些強人所難。一早晨墮於離別的傷懷，幾十里崎嶇山路的奔波，這時却住在類似禁室的住處。但是身爲客位，而自已又受着同志們委託和希望，只有開衾捩睡覺的辦法以消解旅愁。

這一睡直睡到晚飯，這一次陪我的只有劇團團長及他們的編導股長。飯菜比上午的粗礪，陪我的兩位都是魯藝畢業的，於是他們對我說了一大堆關於這學院的好處，如功課新穎，課程緊張，實習注重，只要自己再加努力，幾個月出來領導幾個劇團是沒問題，而且裏面有

四系，不論那系功課都可旁聽，旁聽也有成績。而特別是延安不能不去，那裏街上成天擠不開是青年人，同時每天還不斷的有青年人踴來，延河，嘉陵山，清涼山，風景如何幽雅宜人，菜館林立，書報富多等等。這一席話，在過去戰區生活近年的人聽來，的確頗具魅力。我問他們幾時啓行，他們說要隔一日，向幾個回後方去學習的官員同行，旅途有伴。

晚間，有歡迎某軍九個高級官員而舉行的晚會，和他們一同去參加聽聽歌，看看戲，將時間混過了。

第二日早晨，民運股的幹事來談話，並記錄履歷，再三訊問有何黨派，似對我之未加入任何黨派之事，備致懷疑，說「我們歡迎各黨各派並聯合各黨各派共求進步」云。這位先生貌既不揚，說話又多關礙，我乃反問之：「中國人難道一個一個都須加入各黨各派嗎？」

他看到我有些愠色，改變了話頭：「不是的，同志我的責任要問問清楚。」

「我也沒怪你問，只是你太不相信人了。」

當他無所措詞的時候，他們劇團團長正伴同兩個，未曾識面的青年進來，與我介紹，一位姓王，一位姓陳，這兩位就是和我同路去延安的。姓王的很為撲實，頗帶農民素質，姓陳的則其傲慢氣味，不甚可親。

飯後，民運部長來，勸我與他們團員及民運部組織的歡迎會，並和我參觀了他們的「

回到人間

救亡室一劇團，並介紹會見我的宣傳部長

上燈時，勤務來請，隨往。歡迎會會址即在救亡室，原係小學校之教室，故尙寬大。一進門，掌聲隨起，倒使我趙超視規，就座後，見上午來之王陳二人亦在座。會場佈置係將課桌列成曲尺形，左右均劇團團員，上列一排則爲被歡迎者及民運部長，宣傳部長等。甫坐定，勤務即攜一麻袋的花生散分各人之前，另一則分麻糖，倒水、食品分畢亦無儀式，民運部長即起致詞，畧謂此次我之入延，實爲「戰畧」(？)進步之明證，亦爲彼等在晉工作開展之現象，盼望我早日回來共同努力抗日云云。這頓米湯，的確灌得够勁。誰想到我之入延，爲彼等工作成績之表現，以爲記功之考績。

接着舉行餘興，無非唱一段二簧，幾支曲子，大家目的在敷衍對付完了花生，會場的空氣亦就慘澹了。

因明日起行，回室即睡

(三) 途中

整理好行李，和王陳二人會齊，並作簡短的拜別，就登程。他們送到村外，並伴走一段路，上了路我才發覺三個人只有一匹牲口，而且尙是差驢。他們所說的一路上牲口不成問題。原是句誑話。驢既老且跛，時打前失，比人行更緩，而老鄉抱住根鞭子，且行且詬。當我

們上一座山時，我對老鄉說：「別瞌睡了，當心掉下坡。」

他起在先對我茫然睜視，然後說：「我沒睡好，昨天半夜出差才回來，今天又出差。」
「怎麼不是大家輪替的？」我問，因為地方行政機關決定的差驢是有調濟的，這村子爲什麼會有這特殊現象？

「我也不明白。」接着他又敷衍說：「你們一來，公事忙，有好牲口的都走了，這近邊幾個村只留下幾匹這樣的牲口，家人跑不掉，只好天天出差。」

因不慣走路，而且要趕到八路軍的交通站上，因可換牲口，寄宿，且飯食便宜，一頓飯規定僅七分，經濟得多，結果三十里一跑，腳底長起泡水，看看王陳二位，却滿不在乎樣子，再勉強走了五里，恰遇一個大村，我乃約他們就餐，並商請村長代僱匹牲口，以爲代步。出村時，姓王的一位沒說什麼，姓陳的却警告似的說：「同志，現在路上要練練腿，不練到了延安要受罪呢！」

我沒理會他。我已決定只要能到僱到牲口，我是需要代步的，我不願爲着練腿而將自己練出病來。

到交通站，天已擦黑，一切住宿手續，全由他們辦理。我鋪開行李，洗淨腳，開飯吃。飯是小米飯。因爲知道去延安須要天天與此君打交道，今晚不妨一試。但是終因生長地域不

回到人間

七

間，未曾習慣於此，頗覺小米顆粒確小，頗有韌勁，嚼之不易爛，而又不肯爽利下咽。吃了一小碗。我就想上街走走，吃些旁的東西，這時姓陳的還在吃飯，看我有外出意，就對我說：「別上街了，天黑，路又不熟，回來又要口令。」

我知道這位陳先生一定是負責護送我的，於是我含笑說：「我要去看看，買一兩件東西」

走出招待室，見院中滿陳洋蠟，煤油，布匹等。原來交通站亦是貨物運輸所。鄉村牲口應差繁苦，直接的影響，是減少戰區生產力，同時人民常因避差，到他鄉避躲，耕種無人，使土地荒蕪。八路軍若真是差牲口駝軍用品不去說他，他們却用人民的牲口藉軍力走私，實在是敗壞國家法紀，毀壞鄉村生產的舉動，敗運仇貨是與該黨杜絕走私，肅清奸商的綱領相矛盾，真不知他們何以自解？

正在街上麵鋪吃麵，忽然王陳二位同來，勸共就食，均以飽拒。吃完麵，我又在黑暗冷寂的街上踱了兩回。

「回吧，明天一光就趕路，早些回去休息。」姓陳的說。

我應諾聲好，又回頭跑，他又急急隨上。在街盡處敲啓了家小鋪，買下一毛錢的雞蛋（六個，鄉村賣十二個）、二毛錢的糖，回到交通站。

第二天走到中途，我看到兩位旅伴已經沒有昨天那種雄糾糾的氣概。人總是人啊，昨天九十里，實際要一百二十里，冬季白天短，趕到天黑，實在費點勁，而我又耽誤他們一點多鐘，休息的時間，所以休息就不够了。想想我對姓王的那位頗負歉意，但又說不出口來。

今天這站路只七十里路亦平坦，到永和縣城還不到下午四點鐘。

永和縣縣長是熱人，自他到任後有二三月未見，今天閒餘的時間很多，我於是放好行李，洗完臉以後，直接進縣政府了。

在縣政府談談說說，到晚間八點多鐘才回。一進門，姓陳的就說：

「好你倒回來了我們怕你出事情呢！我們甚麼地方都去找過，全沒見你。」他看我氣色很愉快吧，接着又說：「這樣行動要不得呢，同志你到八路軍那兒去學習，就要跟八路學呵，第一要緊的是紀律，你別見怪，我們要批評人家也要人家批評。」

這一大串話，我一時沒話可答。我乃問他：「你說，在這裏會出甚麼事情？」

「怕你給人扣起來。」

「誰來扣我？」

「頑固份子，或托派漢奸等。」他說，接着又親昵地說：「這許多人專和我們搗鬼呵！要小心。」

回到人間

「你放心吧，沒這會事，這裏縣長我認識，他就不是頑固份子，至於托派漢奸等，除了暗地傷人外，還敢和人麼？他們有沒軍隊，又不在政府機關。」

他見我振振有詞悻悻而去，我願意他離開我，有他在一起，實在不痛快。

第二天清晨，縣府遣來兩匹牲口，一名勤務，並帶來不少點心和乾菜，看姓陳的表示，似對我至為懷疑，但我原為友黨劇團所派遣，亦是你們所公開歡迎我的行為當然自己負責，豈有爲了學習，連朋友全須拋棄？

(四) 踏上神秘的地區

渡過黃河，到達所謂「邊區」的地域了。我開始踏上被有人誇張爲，「樂園」，被人認爲「謎」，被人稱爲「神秘」的地區。這是確實的，我和一般青年朋友有着同樣的衝動，想識見識，這神秘的地區，用自己的眼睛來看看這原全是中國人統治，居住和生活而却又「特殊」的地區。

船渡過湍急的黃河，直向石崖下撞去，頗是驚悸，可以只一篙，就安然達到對岸，黃河裏的篙手的技術高明處，於此可見。船一靠岸邊就遲緩了，輕輕的傍到一處低岸。

岸上有武裝兵士四五人，有一官佐率領，上一人查一人，遇有可疑者，就命令鴿候於旁，大的將帶回詢詢吧。我們因爲辦有手續，倒沒什麼麻煩。

爬上近五十米的石坡，有一條市街，延水關。看現存的遺跡，似乎以前曾是熱鬧的市廛。但是現在却很為淒涼，滿街充滿傾塌，破敗的氣象，且祇剩下廖落的十數間小店。其中大都是麵食店兼營商棧。規模最大的只佔兩間窄洞，可見多是行販，小本經營者的寄宿地。街上有三家可以買到肥皂，手巾等雜貨的鋪面，然而所標的市招不是某某洋雜貨店或南北京廣貨店，而是延長×區稍費合作社，及××等合作社了。其中規模較大的是，八路軍兵站合作社，邊區消費統制的初步雛型似乎早已形成，私人資本的排斥亦可籍以收效，然而問題在所得的盈餘何歸，那位兵站站長一身漂亮衣服，手上的戴着金戒，而管理牲口的飼養員，在這仲多季節還穿的單紗襪子，草鞋，襪子的前端顯出個大足趾，相形之下，很覺惘然。

合作社利在取消中間層（商人）的利潤，使生產與消費的關係密接，生產者按其再生產的必需利潤售出貨物，消費者祇要加些合作社的運費及工作人員的開支等即可購入貨物，因為沒有商人的壟斷，居奇，市場的價格可以與價值真正統一起來，因而促進消費與生產。可是這是社會的制度問題，不是招牌問題，大餅舖改為陸稿薦，假若真的仍是大餅，雖然人們一時誤會，以為賣的是醬肉，待到登門賜顧，一看沒有一塊醬肉，將搖頭呼上當，而再也請不上門了的。現在將京廣雜貨店換上合作社，雖然貨物相同，但合作社的目的被破壞了。辦合作社的確是聰明辦法，一、股本小聚集，二、以機關或組織的名義處處可佔便宜，而第

三，最使我驚異的印象，是公開陳列「日本造」的貨物。

第二日一早起程，雇不到牲口，附近的牲口全出差到山西去了，姓陳的似乎特別高興，對我說：「這兒是邊區。不比外面，你有錢也不成。同志，聽我的話，練練腿，你來革命，先要學刻苦呀！」

姓王的則比較忠厚，說：「先走走，過兩個村再開問他們負責人看雇個牲口。」

離延水關，溯延水而行，路頗不平，兩旁均山，荒草漫坡，寂無人烟，氣象荒涼到可怖的程度，行二十餘里始有小村，山面的山中村莊已經不像樣子，而這裏的只有三四間將塌的破窯，黝黑，腥臭，骯髒不堪。奇怪的這兩家窯內住的都是乾瘠瘦小的老婆婆都是灰白頭髮，一對老鼠似的眼睛，臉頰與嘴全部陷落，穿着綻露出棉花的襖子，聽到人聲，伏在蛇上昂起個腦袋，望住來人，模樣古怪極了，假若有一個歐洲的孩子，他一定會找一找她坑上有沒有把長柄掃帚，以判斷她是否妖魔。

我因為早起沒吃飯，途中嚼下二枚乾餅，滿擬找些麵吃。不料這四家沒有一家有麵，連小米也沒有，我問他們吃什麼，他們指着坑尾的一個瓦盆，看看，是淡紅色的混漿，我以為是高梁煮的，問一個老太婆，她就爬到坑尾，替我盛飯。我不願勞動她，自己去盛，用木勺一攪，看出合煮的東西頗為不少，但却不認識。盛了一碗，進嘴一嘗，味淡不說。粗礪似砂

，粘牙不下，且有奇味，實在對付不下，只得放下碗。老婆婆也似乎對我抱歉，直說：「現在小米也吃不上，人少，沒人種，大孩子沒了媳婦也跑了，小孩子差事忙。」

當老婆婆和我撈刀的時候，姓陳的從隔壁走來催起程說：「再過十里有莊子，這些婆婆媽媽是老頑固東西。別理她。」

行十里，有一村莊較大，人也較多，也有鷄有狗了。我們由招待員領到他自己的家內，這是個大院落，有四眼窖，他住在左第二間。他的老婆在坑上紡紗，小孩滿院亂爬，一窖堆滿雞七雜八的東西，雖是冬天，而霉味頗重。總算由他我到些麵粉來，生麵比山西的熟麵還貴一倍，問問他們吃的什麼，他拿起一個和那老婆婆一樣的瓦盆給我看，也是和那老婆婆吃的一樣的東西。

——這是高粱，江豆，和野米，野菜煮的，你們不常吃，吃不下，當隊伍好啊，吃小米。——招待員很懂事的說。

再走，又是荒山野路，人跡稀少的地區。未到陝北來，根據傳說想像，雖不至有集體農莊，至少也多些村子，能鷄狗相聞，人民生活，衣至少可以蔽體，食至少不至壞到像猪食，住至少不至全家老幼堆在一小眼窖裏，道路不求其寬大，至少不會走兩步砸上一個石苞，跑三步掄着一個磚塊。可是聞名不如見面，事實是最難辯，亦是最不能掩飾的，我才走進所謂

邊區，邊區人民窮困的境況，使我驚異，生活似仍未改善。人們的個個愁眉不展，賞這冬天，就不見有那家一家大小，談談笑笑曬太陽過冬天。在呂梁山中我已深感到人民的窮愁，而這半日行派的印象較呂梁山中的人民更窮更愁。

宿交通站，今日步行九十里，成績是腳底五個大水泡，洗腳以後，刺破，幾不能立。

過延川，土城狹道，類堡砦，因防空時間，無市面，益以頹屋敗垣，倍覺荒涼。

延川縣境似較延長爲富，平川地多是其原因之一。地誌曾謂陝北多產羊，就這兩天路上所遇羊羣，尙不及山西，或係由於所行制度對資產者打擊，並統制過甚，農村資金逃避所致。就兩日所見羣山亂草，農耕定無大收穫，若藉自然之利，廣爲牧畜，未始不可一濟，可惜民生凋弊，衣食尙不足，除種些糧食外已無生產資金，如何使農村發達？這件事實較消費合作社更爲主要。

幸於途中遇回延的牲口，搭駝轎而行。駝轎是一種嬰兒搖籃似的竹框，上蔽蘆蓆，似鳥蓬船之蓬，由前後兩騾共抬，一步兩晃，別有風味。西北物產豐饒特別鐵產、毛、畜、但交通若不徹底整頓，則只能安於原始的生產狀態中。

過甘谷驛之後，道爲公路，平坦易走，而村莊亦較多較大，似近重城。途中時遇抗大學生，首次看到頗感異樣，第一是那紅領章，第二是那身不合身的棉衣，第三是深冬時的草鞋

，說精神，確有些揮硬勁的勁，說可憐，也頗似落伍窮途的散兵。

在甘谷驛前十五里處始見一形似智識份子女工作人員，至甘谷驛又見到幾個看護，過去聽到人說延安女學生來者極多，並說及、「邊區」婦女工作的開展，就二百多里的行程中，所過縣城一，鎮三，就似乎漫見什麼外方的女工作人員。

自甘谷驛到延安九十里，路程頗長，據云有一百二十里。

過十里鋪後，道路似較熱鬧然多均為穿軍裝者，老百姓頗少，頗似走到大軍營之前，確具戰時色彩，但是也正由於一到灰色二尺八，覺得太單調，太統

遙望延安城，暮靄中，城垣半壁環山，形似大櫓，也似太師椅。雉堞及爛樓尙為整齊，頗雄偉險沈。可惜時間已晚，而姓陳者又導我繞城而行，未及一睹究竟。當晚宿城外西北旅社中。

(五) 安一瞥

西北旅社為半官營式，凡有介紹者可不付旅費，飯食有麵有小米，價不一。初至，不知呼茶房為「同志」，頗窘，然茶房固茶房也。僅名稱不同，餘未見異者。

房殊簡單，入門一炕，於炕上起立時，有撞頂之處，有一桌一椅，餘無長物。

上午防空，且因姓陳與王者二人絕早出，獨身無伴，且聞姓王言，入邊區以後，最好勿

個人亂走，故守屋待二人歸。至下午，寂寞無聊，乃決心深險。由旅舍東行，至城，城門有查哨，頗禁嚴，但見我昂然而入，誤爲學生或何如人，未盤查。

城外有小市集，飯館三數家，並有鐵舖二，其餘爲紙煙雜貨商，其北半坡有人家，就依城之山築屋，入城三五家距離，頗荒涼，似廢宅之基，路角有一操堂，大書盆塘，頗感興趣。折而南，則赫然久門盛名之機關合作社在。城中多小攤，開店經營者不多，且飯館佔其大半，可見延安飲食之劣。使外來者不得不將錢化費於飲食也。過鐘樓有一舊貨攤，及稀落之餅店，烟店三數家，窺其後者爲「軍委合作社」，亦一飯館。城有買文具及書之民營商店一，所列僅兩二本舊字典及尺牘而已。由鐘樓析西，上半坡，則有名的光華商店書店在。所以有名者，乃因印有光華角票故。店中約有書一二百種，大半均經選擇之政治經濟書籍，文藝書無幾，出版者大抵爲生活書店，解放社及新中國書店。過去以爲來延安什麼書都能看到，買到，睹此知爲幻想！文化的統制，在頭腦控制機未開明之前，確是一種善法。

街上標語甚多，因多上板門之店，上面寫些標語式之街頭詩，都頗善利用，然所謂街頭詩實際不過是較精製之標語。

街上學生雖多，却大不如所誇張的摩肩接踵，據云因正在疏散人口並有數隊抗大學生，移至前方，故人少。

理想中的延安不知如何輝煌，延安頌所云：「月色映照着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我來的時間不對，看不見流螢，但所謂「原野」者，儘寬不及皇之川流谷地，至說延安繁榮，以我才自前方來者觀之，固覺熱鬧異常，然若為趕熱鬧而日後方來者，未免上當

延安有四多：多標語，多飯館，多軍裝，多「同志」。竟而未見者為「國旗」！

榜黑回旅社，未見陳王二人。闕坐旅舍，環顧四壁，寂寞殊甚！

正欲睡時，陳某回，囑明日先入魯藝住，由彼率去，至我之手續，均由其交與校方矣。

二、在魯藝

一、魯迅藝術學院

「到魯藝去住」，的確要比被拋遺在西北旅社痛快，至少不會獨自一人守牆壁，可是到要搬時，自己搬又搬不完。姓陳的又埋怨我東西多，其實一捲行李，小箱衣服，兩包書不足一肩，何多之有。老王慷慨，因為他進抗大，暫時不搬替我負了箱子和書。

出北門，一帶大道，川谷似係東南向，為延水冲刷地。出城門不數武，折南，一片荒墳石柱巍立似牌坊之遺跡，旁一完整者，題「泮池」知為孔廟的遺址。遠望只見半亩四間小屋，披下兩排十數間房，他們說是魯藝，我看不出像學校，於是他又指傍山的一帶二十幾個窰洞我着。

報名處報了名，姓陳的和他們說明，我就被領到半山的一個窰洞中去。至此，姓陳者如責已完，說開時來望我，與王姓者共別去。茲後即未見彼等再來了。延安以不找黨人為標榜，人與人間除利害工作外，似無人情。此為人類之進步抑為退步，余非研究倫理學者，未能驟下斷語，即使有所斷論，由自命為新人物之某黨人看來，又將立刻替我戴上頂代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滑稽帽子了。

搬進密洞時，密洞內僅一人，見我入，未當理，余見其伏首書桌，也未敢驚攪，即展行李，取書而讀，以消寂寞。

飯時攜茶缸下山，見衆人羣集，知爲廚房，亦趨往，菜爲八人一罐，（約盛四小炒菜勺），而我無人招呼，捧飯徘徊，無可就食處，乃與管分菜之同學，（學生會組織之監廚者）交涉，他把我盤問再三，乃說須往院長秘書處領條始發菜，只好遵令辦理吃飯手續。米爲救國公糧，糗莠甚多，較兵站者尤劣，菜爲水加鹽白煮，殊無味。

晚飯後余備旁又來二新人，知爲投考者。夜窰僅一燈，而前來之三人已佔，無燈，各人亦似禁口，各不相談，乃擁衾而臥。自此白天吃飯，晚上睡覺，無人管理，寂寥殊甚，「吊而帶帶」，緊張活潑，團結之氣，未之見，當時我以爲是新投考者的緣故，然而冷眼看若他們舊同學，也祇三五成羣，特別團結，或幾女生團結一羣，全校樂陶陶的團結的狀態，真不到。

住了兩星期始正式分密洞，編班，我爲昔日所學所累，入文學系。另遷密洞，住者十人，當晚即有政治指導員者來招集會議，並介紹兩個女同學來編入我們的學習小組並囑立時選舉班長及學習組長。大家都是新人，誰能推選？指導員乃提出四人屬表決二人，當時不能不舉手，只有隨已過半數之手而舉手，以助其成。人選決定後，舉行自我介紹，說明課程，

並提出來主任（當時爲荒煤）所擬之自修書目三十本名著，三個月學習完，屆時即可爲文學家矣。

文學系的吊而郎當，有其原因在，主要是教員一缺乏，荒煤於是成了寥化，第二，功課也實在不好辦，學員以程度相差有七八學年的，而且文學這東西不能細研究，粗粗大畧一講，果亦可謂講了文學，細細反覆研究，一問題亦實非短時期可答覆，加以參考書的少，更成爲問題，所以當時提出以培養通訊員寫報告文學來做擋箭牌了。

文學系的功課有中國文學革命運動史，藝術概論（爲周揚講），小說作法，名著選讀（荒煤講）文學表現過程（徐懋庸講）蘇聯文學（沙可夫講），社會科學概論（徐一新講）等，其藝術概論，社會科學概論爲全校共同必修課，上學時間每課三小時連上，故每日爲兩科，早晨舉行早操，晚學習小組會議，星期六爲生活檢討會議，星期休息。

晨六時起床，盥洗，即早操，跑步，但可裝肚痛，脚痛而不跑。操後早飯（稀粥），第二小時起讀俄文者上俄文一小時，其不選讀者，可自修，第二課起爲各系之專科。

周揚爲邊區教育廳長，住在安塞工作忙又兼路遠，故經常缺課，徐懋庸爲抗大隊主任上了一堂以後，就再也找不到蹤跡了。餘下的文學系主任就是荒煤的獨脚賊。這也好，多些時間讀讀小說，未始不是消遣，且可補償前方生活一年的沒看的苦悶。討厭的是晚間的學習

會議，討論白天所學問題尚可，而尙討論什麼「統一戰線」「目前文化運動」，等，並規定每人必須發言，發言較少，或遲延，又要受批評，說什麼學習不熱忱，不緊張，雖然明明大家無勁都有些頭痛，就是所謂起模範作用的他們的黨員，也是如此，可是又不能不開會，不發言。真是精神的枷鎖，生活檢討簡直無聊極了，平日見到不當面規勸，一待星期六，查賬本似的清一清賬，而且必須一個個人都說，不說認為不肯幫助同志或自己障蔽罪惡，然而真真批評中肯者就少見，而互相標榜却很多。

魯藝組織，當時院長沙可夫，訓育長爲徐一新，其下卽爲四大系主任，戲劇系爲張庚，美術系沃渣，音樂系洗星海，每系有一助理員幫助教務。全校爲一大隊，設大隊長，每系爲區隊，設區隊長，每一生活小組卽爲班，另設女生區隊。

魯藝因爲說是「統一戰線」的學校，共黨組織很秘密，雖然大家知道負責工作者都共黨黨員，但學生中還是不公開的。一切校務經過學校或系主任，校長等，同時由黨員在下起「核心作用」，「模範作用」以爲推動，這情形直到某黨中央幹訓練科負責人羅邁泰檢討魯藝的缺點，要加強魯藝共黨化要成爲中共中央的文化堡壘，主張將魯藝支委公開等以後，還未能達到抗大陝公的黨與學生的融洽的程度，但這亦是當時魯藝空氣比較自由，鉗制力未能強度的原因。當然這不是說魯藝就真讓你愛說什麼說什麼，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他們仍是秘密

探網，考察行動，偵訪異己者。

因為是統一戰線的學校，津貼也比抗大多五毛，在邊區當時的生活，五毛的確是件大事，可以進一趟館子，炒盤豬肝或炒個紅燒肘子，還可來壺酒，而且發的是光華票，不像抗大僅發抗大合作社的票子，只能在合作社用。說起吃，你在延安一住上半個月，而這半個月又沒進館子，那是少有的，每天三餐小米、水煮的菜，吃得舌頭却發毛了，所以津貼一下來，第一件大事是進館子，合起夥來，一人五毛，或是一人一元的，不吃的人實在不多。可是津貼却不是按月發，有命令下來說經濟不充停發津貼，那就沒有，而開荒生產要捐款，沒現錢，捐津貼，這樣往往兩三個月沒有一個錢。若你自己有錢呢，一定會說法將你存款捐出，或是大家遊擊完了算數，沒錢成爲正當情形。這作法實有經濟統制的作用在內，因為你沒有錢你走不動身。

可是雖然表面在說魯藝是「統一戰線學校」，但他的學生要到別部份或「友黨」去工作是不成的，學校表面上也許應承你，暗地却設法阻止，或派人阻止。所以進魯藝後，始知八路軍當時對我們說可以找幾個人回去工作，是句謊語，連自己將來能不能安然回到原工作地點都是問題。在當時我已有些預感，後來事實證明你不服從組織分配不行。真是「事非經過不知難」。到了延安，始能真認識延安，真認識了共黨的一切花頭。

很容易一個月過去，學到的是，「一點沒有什麼」，而人呢，實在有些看不慣那股天才氣，輕浮吵囂，不可一世開罵「馬列主義」，閉口「主觀」「客觀」。天下學問，一夜不睡立可通達，而且還「刮刮叫」的，對着這批新神童，却也無可奈何，於是自己只有看書，抄書抄抄撕撕來消磨時間，還有的時間，悶在肚子裏叫苦悶，吵寂寞，的確人若沒有耳目那就幸福，因為他可以永遠相信別人說的，加以自己想像，可以有個美麗的夢、

二、生產運動

在二月二十幾吧，一件新的事件震動了學校這新事件就是「生產運動」，亦就是「開荒」。

爲了開荒，主科也改爲開荒會議了，牆上紅綠的標語貼上，佈告板上大幅的佈告貼起，於是照例來個動員大會，說明生產運動如何重要，與抗戰有多大關係，「邊區政府」有如何決定，共黨中央又如何決定，魯藝又規定要開多少荒，種多少菜，多少米。最後是發動捐錢，沒現錢的捐津貼，由你捐幾個月。

「開荒」這題目大着呢，增加生產就是增加國力，也就是增加抗戰的力量，增加抗戰力量的事件，當然亦就是中國人人應做的工作，那誰能有些不同意的？何況開荒與藝術有關，直接與大自然接觸，探求藝術最原始形態，直接參加勞動，獲取勞動的喜悅，增加藝術

修養上的所謂感受性等等。不去回想那許多不必要而煩聒人的話了吧，因為只要有題目，而且做文章的人，一定每件事可以有一篇大文章的。然而他們却沒有明白這許多荒地是爲什麼荒的，開荒這工作叫做別的工作，更可以有成績的學生們做是不是精力的浪費，是不是亦就是損害抗戰力量。這稿案文章在會議上當然沒人做，就是背後也沒人敢公開做。若真有人敢做，我想他必會因此而罪了的！

有這麼多大道理的開荒，會議上自然是一致熱烈通過，不僅熱烈通過，而且一致熱烈的擁護，並且爲了擁護魯藝除捐錢以外，還要捐上精神，做藝術動員工作，

全體會議，還嫌別人耳朵不方便，或是聽的話從右耳朵開了小差，於是又是小組討論，於是起「麻煩作用」的共黨黨員們又將白天聽到所謂「首長」們的話，留聲機似地開一遍，還要參加己意，橫加補充，一小時不夠來兩小時演說，接着是討論，結論仍是與大會上的一樣，要捐錢，要大家去背鋤頭下地開荒去。不同的是時間荒廢了，是要開始小組與小組間捐款競賽，錢的效力，在這裏似乎特別偉大，只要能多出錢就是忠直熱忱革命！

生產運動於會議後，又發起組織運動，先規定養豬養雞，種菜洗衣以及遠遠要跑九里路上山入正式開荒的開荒隊。工作有這麼多種，事實上又有輕重的懸殊，苦樂的不均，于是只能分人而施，說是看體格分甲乙丙三種勞動力。怎麼分法呢？那就只有分的人知道。但似乎有些特別的，輕工作往往落在黨員身上。當然這是模範作用。中國人私的病本極嚴重、總

指出這毛病，領袖也指示過，並規定了醫治的藥方，以為糾正，然而私的現象表現得這麼明顯、而且帶集體性，具有堂皇理由的，却是來「邊區」後初次見到。

亂烘烘地好幾天，課也沒有正式上。鋤頭買回來了，木匠亦請來了，豬亦買來了，祇有荒地還沒有全部查勘清楚但是不去管他，背起鋤頭先去開荒，因為要爭取時間，過了時間種不下去，下半年沒吃的。

開荒去了，排起隊來，有留在學校裏工作的人算是後方服務者，後方的透前方、什麼「透戰士上前線」，「英勇開荒」等等肉麻的口號亦提出來了，背鋤頭的快上山去。

一跑跑個五六里始到達荒地，地在山坳裏，天漸漸熱了，走到時滿身大汗，還沒坐定，就喊動手墾地這羣人運用鋤頭都不熟練，鋤沒幾下手打起泡，歇歇麼？不成要「吃苦耐勞」。于是皺起眉頭憂荒。

鋤呀鋤的嘴乾了，找水，水沒送到。這裏有的是黃土黃土也是乾巴巴的，山底下有水，一個指頭那麼細的溪流，而且當大家開荒，你吵說口渴不是搞亂麼？要勸搖人心麼？不成由喉嚨冒火去，由舌頭乾得變成錯刀，開荒吧！汗是祇願流喉是祇願渴，荒還是祇願開。

太陽快下山，一個個疲倦得樹不起身子，但是隊長組長還要繼續幹，開得不够呢肚子餓了，正因為肚子餓才要開荒呀，現在餓一餓將來可以不餓，話說得多麼在理？

回到人間

人總是勉強不了的，雖然動員，打氣以及有許多模範作用的勞動英雄，魯藝的地總開得不多。因為魯藝在開荒期間，還要演戲去慰勞別的機關，別的學校，沒辦法，只有請人來替魯藝開荒。歡迎歡送，慰勞，道謝。當然來幫助墾地，誰還不願意？魯藝的荒地也算勉強開完，算算時間，一月多，太陽出來的方位都變遷了。而學習呢？只學會墾地，學會爬山，什麼勞動的喜悅，勞動的藝術情感，一些也沒體驗到，只有人的確變得原始，會直接用鋤頭和自然鬥爭！我起初還以為他們沒有計算，這許多精力的化費，假若換一種工作目的，是否更有代價。其實旁人早已算過「邊區」食糧恐慌，要增加食糧，當然要利用廉價的勞動，而這許多有着勞動力的青年爲什不利用？真是有計劃有目的的工作的共黨的要人們打的算盤是兩面的，他對外宣傳這種「生產運動」是種創舉，是增加中國抗戰力量偉大事實提議，而實際上又解決了邊區的食糧，何況更妙的在開完荒以後，又幾乎將參加開荒的人動員了近五千名上前方去，這五千名的人在生產時學出了勞動力，而收穫時，他本人的一份近年的食糧又節省下來，還怕「邊區」沒餘糧？

傻孩子們總是傻孩子，他們愛聽花言巧語，常會被眼前的一點瑣事激動得忘其所以，忘記自己的太目標，因而糊裡糊塗上了當，當了野心家們的工具，犧牲品。

(三) 魯藝的改組

開荒完了，準備好好地學些甚麼藝術，早些回山西去。這樣在這裏打長工種莊稼，不僅與劇團無用，且亦與劇團那希望相離天壤，因為說莊稼上的事，老鄉們不僅懂得太多，並且他們一個人的勞動力要敵我們兩三個，又何必去學，學了也何處致其用？

但魯藝又有比上課更為重要的事件。那是改變學制。

魯藝學制本分四系學習時間為三月，三月滿後，分赴前方實習，實習三月，再回魯藝學習三月，總共九月才算全部學業結束。這一會改變，四系仍然存在，另設普通科。普通科所學的功課包括了文學，戲劇，美術，音樂的各種常識，並作專門系的預備期，若普通科修滿，願意工作也行，若專修科修滿，要入普通科也行。據云這一改變是合乎前方的要求和共黨中央幹部訓練科的決定。

改制以前，共黨中央幹部訓練科科長羅邁前來報告，報告地點為城內的中央大禮堂，實即為過去基督教的禮拜堂。因有防空，報告時間在晚上。這一報告整整花去三個晚上。這報告在魯藝的學生是重要的，因為牠整個的改變了魯藝作風，正式宣佈將魯藝的「統一戰線」性質取消，要成為中共中央的文化堡壘；更加強黨的政治教育，改變魯藝過去的吊兒郎當的作風，要加緊吸收黨員，加強組織力量等等，最後還添上一個副院長，換一個調育長。

這又是老套，才開完報告會，討論會小組會，又要討論羅邁的報告，這所謂討論，其實

是復述，誰有不同的意見。除去吹牛拍馬加以渲染以外，不過回憶報告，聊塞幾句，以免受批評而已。凡事一成例行公事，也就變得簡單，只要拿出套子一套，也就問題解決。所討厭者爲小組會一開幾晚，頭昏腿脹，硬要出席。

改制是最高級的決定，又是所謂「民主」地經過了下級討論的，于是又要集中力量來改組。一邊學校又開始招生，一面要動員專門科學生去加入普通科。而且爲着改制各科的上課又告停頓。這樣一鬧半月，普通科總算成立，學生亦算招到九十名，才開始上課，上課教員本來缺乏，於是又從學生中，選出他們的幹部來補充，于是普通科中也就充滿了新的藝術專家了。所授的課，質上面更趨低落，本來普通科只要具有普通藝術常識即可，只要能宣傳，能對民衆可以賣膏藥，高深何爲？否則如何敢九個月訓練出一批專門家來？

好容易再正式上課，正想趕緊學些東西，以準備回到六區，真正的改造和發展我們時劇團，却不料晴天霹靂，來了個動員上前線去，魯藝本校只留下三分之一的學生，其餘却要到晉東南，聯合陝西青訓班，工學院成立聯合大學。于是課又上不成了！走吧，上前線去吧！而開首誰不知誰要走，可是誰也必要準備走，原因是敵人向陝北進攻。說不定陝北要打游擊，過游擊生活。向晉東南去的固然要準備出發的一切，而不去晉東南的，也要準備出發的一切。

由這四五個月來，我已經看出，即便能有學習機會，允許你不浪費時間，也實在不能學些甚麼出來，何況所謂前方的學習，這話對初由後方來的年青人說，尙可以敷衍一時，對正從緊張中生活過來的前方來的學生說，是不足以炫耀，蠱惑的，因之有幾個同學提出我們自己找地方去。

「不成，不能自由行動一個革命者應該有紀律，應該服從上級，你們雖非黨員但既已來到邊區，進了魯藝，要聽受學校當局分配！」這是學校當局對要走的人說的。

當然，人是不能強留的。可是「邊區」有它的特點，他可以不讓你走，你就走不掉，因為你沒有路條，走三十里路就可以扣住，加以我們都是南方人，口音不同，老鄉不懂我們的話，更沒法走，而學校已經宣佈，誰不服從學校分配，有自由活動者，按軍法制裁。於是只好聽候可以決定自己運命的校方決定。大家等着，可是決定却不下。

爲準備出發和過游擊生活，第一是整理各人的服裝和攜帶的東西，每人只多攜帶二十斤，多的呢賣去！而且事實上爲着準備草鞋，草帽，乾糧袋，也只有賣東西。起先是一個兩個學生拿衣服往街上走，賣給舊貨攤，後來市民團可有剩可圖，大家想法買，可是賺錢的事人人眼紅，甚麼軍委合作社，後方勤務部都組織起收賣出發前方同學的衣物。而掌握邊區金融和統制買賣最大機關的新華商店，亦以高價和整批收買，爲號召而收買學生們的衣物。新華

回到人間

商店是有力量的，他要貨，學校當局就下命令不准私自攜物外出，要賣東西的交由校方與學生組織的拍賣委員會，估價代售，但是雖然似乎利于學生，可總是賣舊貨，價格即使優待，在賣的人，總是忍痛犧牲，你想一套西裝二件只賣七元，一件皮大衣只有十元，一雙皮鞋只有四元，縫做的工錢都拿不到手，誰願買？可是你不賣呢，只准帶二十斤重，多的衣服你將如何處理呢？於是甚麼都拿出去賣，被子襯衣等等，討厭的是書籍賣不出去，只好準備帶回。

每人準備一個背包，我的包裹只剩一套換洗衣服，兩條毯子，兩件毛衣，一件狐皮背心，因為還想帶兩本書，兩雙草鞋，一天下午，說要秤斤兩，看背包有無過重或不知包紮的。不成呀，要克服私的觀念，大家必需執行校方規定，同時學校舉行一次夜行演習，背在背上的這麼小的一個衣包，越走越重，壓得人喘不過氣，賣吧，再忍痛賣。爲了出發，大家只有第二次忍痛賣衣物。

待大家都準備得差不多，一天早晨，由出發到前方去的沙可夫，呂驥等宣佈到前方去的名冊，在宣佈名冊之前，並說明這是學校根據各方的意見所決定，一經宣佈不能更改的，於是大家站起隊來，心都是碰碰地跳着，聽候唱名。

這時候是緊張的，當喊着到前方去的人的名字時，有的邊聽住膩煩了有的却不願去，特

別是有着愛人或妻子的人

名點完了，聲音也嘈雜起來，許多不願走的偏被決定走，願走的却留在「邊區」，成對的折散了。大家嘆喟着，甚至流起淚來，滿操場是人影憧憧。

現在一切明朗了，不必像前幾天那樣被蒙在鼓裏猜謎了，有的痛苦固然痛苦，但無法挽回的運命的宣佈，只好消極地承受。

出發的隊伍編組起來，有兩個連，一連四班人，每班十五人，仍依原有的系，將普通科中的自願專於某系的人編入一班中，每班雜女生二人或三人，班有正副班長各一，政治幹事一人，連有連長連附各一，政治指導員一人，兩連成一團，團有團政委，團政治主任，和團長各一人，政委爲沙可夫，政治主任另聘，團長爲呂驥，副團長亦爲另聘，並有參謀數人。一成軍隊，人們被蹂躪的程度更爲利害，甚麼都是決定和命令，本來就很少被探納的意見，現在若有表示，就將形成破壞隊伍。

又撤地鋪，這回却簡單，只要背起衣包來，一切家私全隨着跑，生活真簡單化了。

夜晚空在光中，望着黑黑的梅城垣。死寂如石堆，羣山排立，有如魅影，到處竊竊私語，甚至有低咽的哭聲。我們幾個人坐着，知道自己命運亦猶似黑夜，看不清，摸不透，於是商量將來到達晉東南後，共同行動，一致要求到後方去。現在不成，將來或者可以，人在沒

辦法中，經常會自己欺騙，聊以解嘲。

我們約定有七八人，能畫能唱，能負責演出的均有，我們決定首先主要的是大家保證旅途的平安，其次到達以後，看情形，能繼續學一些甚麼的就學一個時期，否則一致要求分發工作。這裏面有四個都是由友軍來，而且俱非黨員，按理由他們不能硬扣。大家講講說說，似乎真有十二分把握，將暗淡的夜晚都講光明了似的！

四、出發晉東南

真要出發了，說明天早晨一定走，於是晚上又有甚麼「邊區」民衆歡送會、共黨真會唱戲，會場在南門外小體育場，凡在延安須出發之隊伍全盪築中，所以在會場一望的確有不少青年被動員（？）上前方去、

會場亦有些像會議，這一套老手段，鼓動，加油，打氣的辦法有的是，一入會場先發發「旁區」政府民衆團體等的歡送傳單，話是說得漂亮的，甚麼上前方最光榮，說甚麼有這麼多自動上前方與敵人週旋的青年志士勝利一定在握。一頓很濃的米湯，讀讀真以為是自己想去前方是自己成了英雄，而不是被鎖住鼻子硬變戲法的狗熊！

會上有毛××，林××等演說，有各學校代表演說，接着又有表演。我們是聽膩了的，於是幾個人半途開小差到新市場去喝酒，明天一早要走，不會再到這山鬪子裏來了，喝一杯

作個紀念藉以表示離別的眷念吧。

摸黑回去，夜已深沉，但睡的人卻沒有！到真要走時，有的被迫得無顏忍的哭了！第二天早，隊伍集合起來，送行的也到了，不能走而被迫走的，眼睛紅着，眼淚掉着，一聲令下祇得掉過頭，隨着走。走得多麼沒勁！幸而真自己沒掛牽，走就走，也不必傷心，不必掉淚，看看這麼深慘的痛苦，自己鼻子也是酸溜溜的。

女人的橋前成了壩橋，可惜一片黃沙，沒有技垂柳，送行走到這兒為止，不能隨隊走，於是有的離隊不顧一切地抱頭痛哭，有的相聲黯然。當然別離之痛不限男女，而男女間之痛爲更甚！我飽餐了人生最慘痛的場面，而且亦私自禱祝，願永遠不再見此慘痛場面，願世上亦以此爲最切及最末一次慘痛的現象！

行李包因爲走路，在背上一斤斤重起來，而頸項上的一袋九斤左右的小米更壓得透不邁氣。到橋兒溝，和其他三團匯合，陝公工人學校青訓班，其中陝公與青訓班於早晨趕到，因爲跋涉，他們走得臉都蒼白了，

在橋兒溝休息，開始吃自己做的飯，黃瓜涼拌，使許多肚子拌得拉稀。下過一陣急雨，命令下來出發。我們先頭部隊陝公已經出發多分鐘了。

雨過後，路上灰塵靜息，大家笑着說老天怕灰塵噎了人。所以下雨的，可是路雖好走，

回到人間

初夏的太陽，却別有一番兇勁，曬到背上直透肌膚。背包更作怪，一路往後垂，不願走似的，以致自己腿也酸軟了，好容易跑三十里，天已傍晚，轉灣抹角的找個宿營地，可是還沒有屋住，大家讓天候着。北方大陸氣候，特別在山里，日中與夜晚溫度相差可至二十多度，坐在草地上，下邊涼，身上也涼，只得打開衣包取件毛衣披着，人疲倦極，休息一小時，也沒有水渴，村子又小，什麼都買不出，人又多，肚子作怪地煩擾，只想吃。

好容易煮點稀飯，搶着將茶缸盛滿，拿起銅匙只顧往嘴裏送，也不理會燙嘴。飢餓的力量是可怕的，尤其行旅之後，坐在涼地裏將近兩小時，只要有東西吃，甚麼全不顧了。兩茶缸稀飯吃完，成績是滿嘴燙泡。

我們一班分到一個小窩，是硬把一位老婆婆趕走後才佔得的，她走時很不放心滿坑南瓜，咕咕刀刀的埋怨人趕走她，又不時驚來望南瓜，早半個鐘頭真說不定有人會吃生南瓜，可是現在就是熟的，誰也不會吃他，那一個都想睡，想休息。

第二天一早，團附報告行軍目的地，並宣佈隊行後，政治主任又介紹兩個政治教員來，這兩位是陝北來的，一個樣子很平和，另一個爲四川人，小鷄蛋臉，戴一付白腳眼鏡，頗自得，大有政治家的神氣，可是這位大政治家又偏偏是我們一連的政治教官，他和我們班中的一位陝公的同學，一位鷹嘴鼻子滿臉橫肉，一肚陰險的傢伙成爲行軍中我的二大討厭對象。

而他們呢，亦正其以歧視的眼光視我，當時自己以爲行無所缺，無所懼怕，想不到後來險些送命送在他們手上，真是兩位可怕的陰險傢伙。但是他們的陰險得售，亦祇有在以革命自命，錯制羣衆意見，捏造事實，利用黨藉，卑視人情的共黨團體之中。因爲沒有了公論，沒有民主不懂人情，才可能陰謀得售，才可能以公濟私！才可能由他們以黨員的身份來打擊異己者！

三、向晉東南去

(一) 行軍的開始

今日正式起行。團附的一套命令傳達，行軍時政治教育的宣佈和教官的介紹，距離延安又已四五十里，在在都說明已經上路，我們亦祇有繫緊背包，縛緊草鞋背起自家的全付財產和公家的一袋乾糧，隨隊趕路。隨隊休息。

走路不容易，昨天的九十里把腳打熬出幾個大泡，今天再走，痛極，隨隊行，又不能休息，快慢都要一律，兩個女的走走幾乎掉淚，但鬧她，却繃起眉來裝英雄。「沒事，不要緊！」這兩位正是「黨員」，要起模範作用，否則將受批評，制裁。摸範作用應出諸自動，現今睹此，不免為她們苦，但小姐們隨夫遠行，心理另有一番樂境，此則非說可知。

到甘谷驛，打尖。太陽高照，飯又吃不上嘴，半天，據云，小米一時買不到，打開米袋來多好？可是不！甘谷驛是小鎮，沒飯吃那麼讓我們上街吃吧，又不！但隊長指導員甚至政治幹事回來，臉都是紅紅的，不僅他們吃了飯，而且喝了酒。出行時不是再三宣佈，為行軍起見，有隊長班長等之別，而非階級嗎？可是才離開說話地九十里，隊長可以出去喝酒，隊員們却須呆在熱地裏和肚子打架繫腰帶，這是甚麼「平等」？看到幾個聰明伶俐溜出去，吃飽

回來，自己亦趕緊溜，進一家館子，又遇到自己一隊的指導員，牽二女生，據坐堂內，看見我只能笑笑，於是一切事都在一笑中了却。

因為前村無人宿處，命令察即往甘谷驛，僅跑四十里，對腳是件方便，但對行程，已將多受苦一日。

方李實在累人，有許多已忍心賣毛衣衫，我一時尚不能下這決心，只能自己背上吃些苦。小米不僅未漲，且說再走到黃河邊更無處買米，每人要多背五斤，命令如此，只能撕被單做袋子，有的是買布去。六部隊行軍，給養不先期設法運輸，只增加行者的肩載，實在是特別作風。

因為少走了路，五時要開檢討會，人雖少走，但倦甚，不讓多休息，反來空談，真苦極。檢討的又沒什麼，只是說要走得整齊，要不亂買東西吃，大家要發揮互助性，幫助走不動的，又是一套政治音樂，其實最不幫人的還是指導員和政治幹事。

開始爬山。爬山有這樣艱難，到是第一次知道，兩腳發酸，直上不了坡，隊伍自然散亂下去。加了這五斤米才知道五斤的分量，趕到宿頭，只有再減輕行李。爲了行李，累得人害病，犯不着。

回到人間

路上生活，因為管理的不良。第一是餓得可怕，一到打柴處或宿營地，至少兩小時才能吃到飯，飢餓期開始了，這許是有意氣好的功課吧？因要學習前方生活。第二是行李，背籃子走，實在太重，不背夜裏露營又冷。第三討厭的是打氣工作，凡上山要叫加油，一路還要在熱灰塵中張嘴唱歌，說是可以消除疲倦，而且每人要唱，即使你說不需要唱歌露營，也不成。第四就是那政治課了，一放下來發些幼稚得可笑的問題，什麼階級啦，什麼革命啦，而回答又都是公式化的一套，累得人更覺。

這樣跑，跑的過了延川，又轉近離延川三十里的小村裏。

眼見一天路程就要過黃河，過了黃河雖然有山，離目的地總近了。苦也將受過，挨日子實在比受苦更痛苦，可是一到了這小村，據說前頭部隊尚未過河，只有呆下。

村子在山灣中，三四十戶人家，我們人多，於是堆草間門廊裏，只要有點遮蓋處所全住了人，可還住不下，真是苦事。第一晚露天睡，白蟲子叮得滿身紅疙瘩。而第二晚又下雨來，十幾人腳堆脚的擠到堆草間去，連希望舒舒服腿露宿一夜也辦不到。陝北村子小，我們一團人雖不多，連雜務人員亦近二百，二百名人的增加，將村子擠得滿滿，於是每一家老百姓家，不論男女老幼全被趕進一個窩裏，騰出空窩來住我們的人。

老百姓樣子是挺不高興的，却不敢說什麼，祇好藉口趕狗罵鷄，咒詛這些紊擾亂他們清

開的人。第二三天以後，因爲大家都有一點錢，買雞蛋吃麵，而且我們只有十多條警衛用的破鎗，每人背着兩個大米袋子，不像是兵，但大家都是智識青年，對老鄉的態度亦自不同，因而老鄉雖是被我們趕得幾家住一個窩，也心平氣和下來。起始老鄉們把我們認作新兵，因爲這是條延水關到延安的大道，平日差役就多，過往的人也多，經常會挪移房子，老鄉已不勝其煩，所以我們一到村子，他們頗不表歡迎。

因爲需要等前頭部隊過河，閒住下來，一閒下來，所謂政治部工作緊張了，上政治課不算，還舉行個別談話，問根究底，探聽情形還命令辦行軍壁報，自己讀的和老鄉讀的都要，有軍事講習，什麼游擊戰術，軍事操，忙得不亦樂乎。住了兩天，又舉行一次夜間演習，因爲事前佈置不好，大家有住開了，於是丟東拋西，亂七八糟，一跑上七八里，有的認爲真約走了，叫苦起來，聲音嘈雜，加以事前的倉促，走脫了鞋子，散了衣包的很多，終於糊裏糊塗的回來。

住陝北的窩除了跳蚤虱子多外，還有個可怕的東西是蝮子。我們某夜正在麥場上酣睡，被一聲大叫喚醒，接着又來了一聲大叫，趕下坡來，知道是一同學被蝮子咬了他痛得驚呼，睡在門邊的一位聽他喊叫，起而相助，又驚了其餘的人，於是有一位以爲有甚麼意外，趕出來，淺穿鞋的脚被門板的釘子撕去寸多長的皮肉，他一痛，也驚叫了。團部與該處相隔二十

多步，驚叫聲起，以為村中有搗亂份子，發技破鎗都背出來，趕到問訊，知道不過是螞子。老鄉們聞聲也有拿了紅纒鎗趕來的，據第二天老鄉說，此地頗多狼，好在你們多胆大，若他們則不敢露宿，不敢下門板睡。

輪流放哨的玩意兒很煩人，而且我們人少，放兩個哨，白天還增加一個防空哨，攀籬爬樹頗苦。

聽到晉南這道封鎖線不能過，敵人結集很多候在汾河邊接迎，我們向後退走，退往何處去？說是行軍秘密，不知道。

要走，命令整理物件。

走回頭路，心裏很不舒爽，走走天又下起雨來，幸而命令將米取下十二三斤大家吃，輕去不少。涉延川，山水另有湍急勁，三個人拖手而渡，尙岌岌不能過，一待我們人過完，大水突至，河水陡長五六尺，後邊的輜重牲口祇能隔河相望，當時頗自慶幸，幸人全已渡過，否則水來時，至少要犧牲幾個，那就麻煩。雨很急，先到一處村子歇，正要脫下濕衣，命令傳來，說此處為陝北宿地，於是又冒雨行。頭上傾盆瀉，脚下滿是泥漿，雨水從頸子裏直注入背胸，自背胸又流到全身，背包全在裏水，左側山下又有積水沖下，路高低不平，加以泥滑，於是沒幾步就溜倒一人，前邊一人倒地，後面的正低頭前進，偶然一挫，亦滾入泥漿堆

去，所以往往一個人倒下，連累了兩三個人，十多里的急行軍，個個變成落湯鷄。

好容易到甘莊，入屋休息：全身已無一片乾處，正要脫下濕衣服，命令下來換屋子，不敢說怨言的也埋怨起來，病與倦易使人激動。

我們一班分到一個密內，髒而且敝，有倒塌的形勢，裏面積塵三四尺厚，到處堆着臭味，臭味觸鼻，我們踏着牛糞雞糞的污水入內，其狼狽非我們所能想像。

脫離下濕衣服，打開衣包，包裏也沒件乾衣服，好在有張油布，比身上的要乾些，管他，先換了吧，一老勝子看到身上被濕衣浸得直冒蒸氣，只得扭乾手巾硬擦，以免受潮。

衣服還好想到吃飯，今早吃的稀飯，早因腳踏消化盡淨，可是一等沒飯，再等亦沒有，連稀飯希望也完蛋，再探探消息，我們的米因水漲不能渡河，今天只有繫褲帶。

雨稍霽，老鄉屋裏早擠滿人，法子還是隊長們多，他們先得消息，去老鄉家喂肚子，後到的就只有抱怨自己腳慢笨。

糊裏糊塗的大家都睡了，睡吧，天明再說，總不至於將人餓死，況且這裏離延川很近，總該想法子的，明天能吃饱，有這希望，也稍可安慰了。

這估計沒錯，第二天一早就開飯了。開飯之前每班都派了二名公差並二名名譽公差，公差是去推碾子碾麥，名譽公差是渡延水到河邊去領糧。今天的飯很特別，頗似桂麥片，事實

上也就是麥碾扁了，形成麥片加水煮成，食時特具風味，有些油加入更香，有得吃人也必平氣和多了，而況雨又停止，碧天無雲，新日初射，青山、綠林，黃水，映着潔白的石板高峯，人已飽腹，天色又佳，環境也較小，村寨雖多，多日來的旅愁洗去不少，生趣盎然。

這村落較前住的要大一倍，也較富。一是距城近，二是平地多，那邊十多畝的菓林的收入，就大有可觀。此地密仍爲一戶一洞，有了長子成家的另可分一洞。此地人民已懂得打魚，也懂得做買賣，隔隣老漢似乎明白我們是個主顧，天初放晴就趕進城販了不少白麵來，蒸饅饅，捍麵條，於是他那小坑上坐滿了人，窖洞裏亦塞滿人。

聽說抗大回來了，我們站在路邊看，自己看不到自己走的模樣，一看到旁人，聳肩灣腰，背了若大的米袋和背包，一身退色的灰軍裝，一走一蹶，斜押住頭喘氣的姿態，頗爲可憐，說是潰兵，行列還算整齊，說是難民又不扶老攜幼的，但蒼黃的臉，滿身的泥，疲倦，困頓的姿態，和風雨灰泥所不能掩蓋的過去舒適生活的陳跡，特別使人悽然。看到某區某隊的一位女同志亦背負行囊，雜隊中行，見我悽然一笑，匆促即過，不敢有所言語，原是個又胖又大的人，現在却成了蒼黃枯瘦，其所過生活可想而知。

聽說旅部亦搬來村里住，因爲魯藝的學生體力效弱，軍事政治訓練亦效弱所以與旅部同作本隊，相間而行。旅部搬來，的確氣象不同。先有幾匹大馬，已惹人眼紅，不禁想起在前

方時那匹俘獲的小牝駒，不過即使現在還在，也決不會輪到我騎，亦要克服私有觀念，捐給首长們享受的。而旅部中更惹人注目的是胖胖的一位少婦，衣着整齊清潔，手腕戴着華麗的手錶，時時騎匹高頭大青馬，奔馳往來，頗有英雄之概，蓋以身後同樣乘騎的幾個女子倍爲矚目。據說這位就是旅長太太，新結婚，東坡大江東去詞，寫周郎的「小喬都嫁了，雄姿英發」的可移贈。女子的虛榮心理，實在未可厚非，原因是找到一個好丈夫，生活可以舒適一點，慾望可以滿足若干，特別在現社會中，女子自存的力量效弱，地位低落，要生活，不得不覓好丈夫，這病實在女子本身。來邊區後，知道有許多女子走所謂「首長路線」，確是有見地的，像這位太太，若不是走的成仿吾旅長路線，在今天還不是滿身臭汗拌泥漿，和我們一樣跑得人不如人，鬼不像鬼，那來這樣乾淨衣服，紅潤的臉蛋和跨下的大青馬？「革命」通俗化的解釋，原爲改善生活，即共黨所謂無產階級革命，也正是無產階級生活的改善，所以如成仿吾太太之類，亦可謂「個人革命成功」祇是這道理有許多青年不懂。

二、在虎鋪中

出發日期尚遠，於是又開始教育計劃，一面行軍，一面學習，多漂亮堂皇的名詞！

旅部到後，第一是改編，加入陝公的工作隊，再將魯藝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工作隊，另一部分是普通科，並云工作隊于到達目的地後仍保留原組織，而普通科則將來爲藝術部，

回到人間

繼續學習。在行軍途中，工作隊注重在工作，而普通隊注重在學習。

我們有幾個已經頗厭煩的學習，特別是行軍中，不但無可學習，還特別增加麻煩，辛苦。可是分配結果，我們的一拳認為不特工作資格，需要繼續學習，分配根據什麼標準不知道，但有一原則可知者，即我們爲他們黨組織所討厭，需要受教育，必要時予以打擊。

晚上與汪×談話頗傷感。來延安什麼都學不到。行軍呢，因爲與政治幹事個人不睦，他仗着黨員與幹事地位，添油加醬的向上級「彙報」，所以今天宣佈改組之前，政治主任還特別找去談話，說是有意見盡量告訴他，並說他似乎聽到我們那兒有小組活動，破壞行軍組織，這種反革命活動，爲了爭取抗日的勝利，爲了爭取目前行軍的勝利，不問是否是×黨的黨員，都應該禁止的！當我將一己的感想告知他時，他保證說：「黨的組織最嚴密也最民主，他願意接受一切黨員和非黨員的意見，一個革命組織如共黨，他不會輕易懷疑別人或誣蔑別人的。」最後灌一頓米湯說我是教育家，有修養的要領導別人云云。我得不到一些頭緒，茫然而出。

成旅長來了。歡迎旅長舉行會議。會場在棗樹林裏，綠蔭蒼然，別饒趣味。但坐了滿地人，且必須出席，甚殺風景。

成仿吾的令名頗高，在前是創造社的名將，以罵魯迅與談革命文學得名，後來是×黨的

教育家，雙十二後，成立陝公，爲陝公的校長，未來前我們頗想瞻仰這位中國有名批評家，不料台上踏棚地出現一位矮胖子，黑黑，臉橫肉，一對鼠眼，闊嘴吧，上排牙齒向外衝出，旁邊的人指說這就是成仿吾，我看了半天，還是疑心自己瞎眼睛，不很相信站在台上的就是以文學批評家著名的成先生。成先生的確進步了，滿口政治術語，一身政治氣味，說他是我們旅長，不若給他一個政治主任的頭銜，較爲切當，他穿件灰白色的軍裝，雖然他太太初嫁，他的姿態却並不英發。

我們又瞥見了旅政治主任，一個姓張的短黑的傢伙，一口不純熟的普通話，自稱是「雜種」，因爲他生在緬甸，母親是緬甸人。而隨着這一切，我們的連長，連指導員亦易入了。連長是陝公的指導員，又瘦又小，老鼠腦袋，很會吹拍，而又極妒忌陰毒的傢伙。一蟹不如一蟹，這一換動，政治意味加濃，壓制力也加強了，而藝術氣味，自由的空氣，被剝削殆盡。

連長第一次談話就說過去隊伍組織太不強，還帶了許多非軍隊氣，非政治氣，所以爲了要完成行軍的目的，必須加強紀律，加強政治教育，所以現在休息中就要加強這兩部份。軍事部份是什麼呢？隊伍走整齊。政治教育是什麼呢？黨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功過及如何爭取革命勝利等。

生活是一天天惡劣化了，操不需要的操，聽不需要聽的課，每天浪費着精力，全體齊頭削平的平等法，實在有些痛苦，而連上幾天的麥片飯，消化不易，瀉泄連連，吃下去一片片，拉出來也是一片片沒菜吃，營養不良，雖說延川頗近，但紀律不嚴隊伍上延川，多亦因路上停留，和飲食太糟糕，吃完了，就交涉到去延川，也還是睜眼望別人吃，或「過屠門而大嚼」罷了。

我們一班政治幹事升了連的政治幹事，而能提拔的政治幹事看樣子是新加入組織的黨員，他爲了工作表現，爲了獻進禮，工作就特別積極，而我們無意中的談論，與那幾個人接近，並且做甚麼事，都「彙報」上級據實呈報不要緊，可怕的是加油加醬添料兒。我們鄉語說，「新官比舊官兇兩倍」，這位同學原本也是牢騷家，一成黨員而且被指定爲政治幹事以後，一切變樣，對同學加緊偵探，對上級捧拍益甚，他原是那位連幹事的好門生，凡以大墊脚向上爬的一套，全部學成而且倍爲加強。人格共黨本不太講究，認爲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於是那兩位先生，將自己人格當作自己上升的梯級。

爲了增加政治的鉗制力，黨的組織，亦加速發展，這真是一個辦法，由於黨員的擴展，牢騷者減少下去，人們不敢犯觸黨紀，好在我們爲抗日而來，心無所愧，言無不可公開，在今天共黨總不會連抗日者却排斥吧？當時這樣想，豈知不盡然！

近半月的逗留，真使人心裏着急得發出芽了然而行期遲遲，每日只有上討厭而不願意聽的課，操無聊無用的操。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究竟對誰有益？對自己麼，浪費自己的精神，對抗戰麼？我們徒然地活着，耗費人民的公糧。

三、行程中

再度出發。聽到這消息，極愉快，可以不必要「培荳芽」；不必要生閒氣，而且早到達一日，實在節省自己精力一日，挽救自己壽命一日。

住在村裏，不覺已到仲夏氣候，熱得不可耐，但橫豎却是要走，走吧，苦不吃完是不成的。

因為田菜的回隊，和隊行改變，行進中有可談說者，而背後有女同學，且行且唱小曲，頗不寂寞。

到這邊區的最後一個村莊，莊頗大，有高橋，流泉。涉過清澗河，到得此處，陰樹下消息，頗為涼快。

團部命令下來換法幣，我有八毛光華角票，交出。「邊區」最後一個村莊村民的言談也不同，稱自己為紅區，稱外面為白區，並告訴我們如何奪得這個村莊，言下很為得意。愚民只要小惠，這是我們做一切工作應該注意之處，不注意小惠，往往壞了大事，與老百姓相處

，實在應先了解這點。

沐息一小時，因政治主任來演說，說是十里邊就是一統一戰線區，統一戰線區不比邊區，是人家地方，那裏有許多頑固份子，他們的手段很惡劣，說不定會暗殺人，所以我們的隊行更需要注意，沒事不准外出，要外出時要結伴，要報告，隊行不准掉隊，病號另組病號隊前行，並派鎗保護，同時我們遇到統一戰線區中的朋友，不准招呼，不准看朋友，不准隨便寫信。聽完這一席話，當時真以為外邊是這樣兇殘，真以為有所謂頑固份子，其實是他們害怕學生中途跑走，所以防衛增嚴，監視加緊。這話不能明說，於是一切罪名全加在莫須有的「頑固份子」身上。

聽說要離「邊區」，似乎給人一種特殊與會，看看這兩種地區究竟有何不同，但十里走完，同樣是一條直達榆林的大道，道傍的梁山山脈的峯巒，了無所異，到達宿營地，村在清澗河東，築在山隈內，如鉗口，相對可望，村口有一高廟，頗為偉大，村外治有樓樓，初進去時以為是清澗縣城。

這裏住的是同樣人民，說清澗與前十數里之村相同，毫無相異處，其不同者，此處有較整潔的房屋，整齊的居民，有富裕的現象，不若邊區之一律窮困。

村中有數家前有大坪，坪前植瓜蔓花藤，有一老者和其老伴跣足宿坐，搖芭蕉扇，飲茶

，不時有數小孩依膝相嬉，該門院亦大，甚整潔，頗有田家行樂圖之風，此爲在一邊區中所未見的，大概此類田園樂趣屬於被革命者，所以革命區域中就不見馳樂軒和的現象。村中組織已不同，行保甲制，非什麼村長，交際員，支委，亦不行同志之稱，姓名稱呼極流行，人人均似相識。然十餘里外則不然。同一中國，何軒輊若此？

覓定住址後共赴清澗河中澗水，清水石床，特饒興味。回村能買到的東西較多，饅頭，麵條，雞蛋，甚有肉，這又是和十里外邊區屬地不同者。

三時卽行，人在睡眠之中，以爲是怕天熱難受，所以夜行。其實不然，我們走下四十里，在一村打尖後，午後二時，正炎日當空，酷熱難受之時，命令下來要走。

因爲睡眠不足，人邊行邊睡，做着夢會走路，實是第一次經驗，一盹睡到前一伍背包上，睜一睜眼又合眼前行，背後一列呢，亦不時撲到自己背上，警覺自己，行二十里休息，一放下背包坐地，就靠在背包上呼呼睡去了。到打尖處，第一問題已非吃飯，而是睡眠。飯煮好，叫起來吃時，仍茫茫然。吃完飯又納頭睡倒，但命令下來要走。烈日下走四五十里到宿營地真是硬拖生拉而到的。滿身臭汗，也不想洗，要緊的是睡。因爲半夜裏又要出發，腳上的泡痛熱，也顧不到了。

到綏德據說不讓入城，就街邊露宿，等飯吃，却沒有飯，好在南關買賣頗盛，買了餅，

煮了蛋又炒了木犀肉絲吃，幾日行程之倦一頓好飯解救過來不少。

遞殺德盛傳一同學失蹤，他連日肚瀉，人已走得只剩皮和骨，可是屢次請假，一律不准，聽說他尙是黨員，所以威脅他要用黨紀制裁。早晨他尙和我們一同繞城而過，才過城，他要解手，這時連長在前，政治幹事在隊中間旁邊走，而指導員不知幹什麼掉了隊，於是此君一解手不回來。走二十里後始知。要追尋已不及。到宿營地團主任召集大家，說不要一個人離隊伍，像今早就已經被人抓了一個，行路危險，各宜注意云云。其實此公有表兄在綏德的醫院中工作，當我們說他被人抓去，甚至真有人代爲嗟嘆的時候，他也許正敞衣閒坐，搖色扇，喝清茶，笑談爲樂吧，但能有此親戚，而此君又能行前聲色不露，是他社會關係好和爲事的幹練處。

到達米脂，說大家走乏，休息兩天。過無定河，宿城西村莊。

米脂爲貂蟬與李闔王故里。鄉下老者講到貂蟬，云是米脂北二十里一貂蟬洞內鑽出來的，爲半仙半妖之人，無父母鄉里，原要迷惑董卓，壞他的事。其實民間仍是承認貂蟬爲米脂人，諺云：陝北四件寶，米脂婆娘，綏德漢，清澗石板，安定炭（煤），米脂婦女膚色光潤膩滑，村婦皆然，臉型很好，頗有江南風，體格或又過之，美女產地，實與清澗之丈餘週方之石板同爲名不虛傳者。

在米脂又進行一次學習，學些什麼？有次演習，云敵人包圍城莊，倉皇遁，結果被陝公將人俘去。

團政委居然找我談話，似頗關切，問身體如何？能否前行。我雖有病，但走是蠻行，我討厭回延安，到那兒幹什麼去？有批病號及團部連部認為不宜前進的人回去了，女的頗多。有的是一對來的，生硬要他們分離，孔某夫婦即然。

晚間突然出發，宿米脂新城。吃了糖稀飯，待整隊走，忽聽孔某大聲吵嚷，堅欲與妻同行，理由是二人自南方來未曾分離，若一分離再見實爲難，說抗日工作何處都是一樣，爲什麼一定要將人夫婦拆開，拆開夫婦若即可革命，則羣起離婚，革命即可成功。呂驥等則堅不讓他走，還是他有決斷，願意被開除，願意沒護照，願意沒伙食錢，而最後說共黨連一點動物的本能——感情都沒有的，不通人情，革什麼命！

吵嚷吵嚷，不知是孔君離隊，到曉得他夫婦離隊，已經走下三十里。在一山坡，由副團長呂驥報告，說孔某不能挽救，小資產性太濃，將來也是叛革命者，我們應以清除爲幸。最後學校宣佈學校開除學籍，並云若有黨籍開除黨籍，並將去電延安，驅逐他出邊境云云。

壓制的確加緊了，孔君他們走後，更感無可與談者。

過段縣後沿黃河邊走，路甚狹，下即黃河，滔滔滾滾，危崖之上，已不敢打盹。

回到人間

五

毛驢派了一隻毛驢叫我趕，但毛驢又看我不趕，一躍躍騰騰，不聽指揮，不是走得慢，就是打前失，而蹄鞍也常鬆散，幾至無法收拾，趕毛驢都沒本事，真愧殺，好在有鞭在手，不如尋時打他兩鞭，也勉強達到目的地。

再走半日至黑峪口，聽說下午渡河，黃河真不易渡呢，奔波多日，始得渡處。

渡河前又講什麼渡河須知，想得週到，但沒人想聽坐上船，自己已知黃河水性，由船夫去叫喝，呆坐船中，總算平安渡過。

自古原自山西來，但不知怎，這會重睹山西的組織，什麼壽教會，儀盟會，覺得有些不倫不類。中國是中國人之中國。別出心裁，各自為政容非中國之福，好好的一家，同心殺敵，早日謀國族復興，使流離逃亡的人民，早返故鄉，不比異名標榜，自立派系，強得多？

過河後生起病發燒，腳軟，隨病號隊先行，隊中有江某為民大學生，彼因病已請三次假未准離隊。自己病後，對病者極有同情，他說騎一軍中有熟人想走，但是監視過嚴，不容抽身。

到臨縣擦黑，倦甚，亦病甚，聞李公樸在，想請他設法離隊，但無法相見。

早上就河水洗臉，已有涼意，糟糕，毯子在河那邊以五元之價賣與一人，毛衫又因背不動賣去。僅存一皮背心與一毛褲，夜眠已不能支絳。早起連長又訓起話，該君自己未曾學過

軍事，說來又極外行，却強住人聽。想找團政委談，我留在臨縣不走，又未找成。李公樸又忙甚，未見。

不過可是一到晚上，說敵人進攻青嵐，嵐縣已失，倉皇集隊南行，黑夜中隨隊奔跑，不辨高低，連鞋涉水，不論原濕。而鬍子連附，又急急追促所以隊伍走得備覺狼狽。

夫明到這一山村，全體住下候渡河，過封鎖線。

近日頗少人談話，因為大家都感危懼，前二日已經開過鬥爭會，將一位同學，硬說行為不端，有破壞團體風紀之嫌，禁閉在旅部軍法處，且云有否政治嫌疑尚須調查。當晚且檢查該人同隊同學之行李衣服，說是有漢奸藏匿，並將學員之日記簿等全數搜去。我知道他們讀了我的日記很為不滿，但我記的都是事實，果然發還日記時也沒說甚麼。

說是要過封鎖線，舉行演習，並加緊軍事，政治教育，政治上正德法戰與於是又開起時事討論會來。

數同學頗為我窮病交加，常來安慰。尤其是徐小組。尤堪感激。亦唯有聊自寬慰。等候過封鎖線。

團部令下，允我組織文學研究會，章某為王主席，我為副，又云此為會議上之參考意見，決定還須民主。但會議一舉行，大家又公推我為主席，章某副之。蒙同學的鍾愛，整辦不

成。不料第二天舉行學習會議，出席指導的一位看過兩本半文學書的何先生，說組織不合，須改組。我本討厭任事，在米脂與團政委談話時即退出，我身體不支，請讓張隨隊行而不要給工作。主席空名，誰又願意背負？但想不到這空名裏也有人搶奪。

第二天一早。隊中竊竊私語，如有不平常事發生，我立讀貴族之家，無心探問。至晚知江某已潛行，將行李背囊全部留下，走時倉促可見。

江某曾說他們太不實行自己的話，說解決隊員困難，甚麼都是民主的，但是他一連請假四次，都不准。那裏有強迫人在一自動參加之團體中的理由？所以他爲了不在過封鎖線時發生不幸，願意私逃而發生不幸。

命令召開班小組會，大家原以爲要討論江某私逃的問題，却沒有提起江某，政治幹事特別要討論我提出的話，應該平日多找同學談話批評，不應一絲一點將同學言語的激憤處呈情彙報，形成特務的方式。政治幹事意見說我提出特務二字。有侮辱他們政治工作，侮辱組織的意味。當時有兩人頗同意我的意見，認爲既稱爲革命同志，一切應坦白真誠，見到同志不是處應該善意批評，不應惡意彙報，造成上級不良印象，以之打擊某人。可是這位政治幹事老爺以爲彙報是革命工作，反對這種工作的就是反對革命，他的辨證法真精明。可是有幾個人不同意了，結果會議陷於沒有結論而散，連反對絕對民主的討論都不能進行。有理

出的事當然不能與人苟同，不管帽子戴得過大。

晚上演習過封鎖線，演得懶亂七八糟，但因夜間亂跑人疲乏至極，早上集合，待硬住頭皮聽訓話，連長突然發布命令，說旅部召集一個反逃跑大會。

四、死亡線前

一、第一拳

反逃離會的會址設在麥場，四週貼着許多標語，「開小差就是反革命」，「嚴密組織」，「提高警覺性」，「反對動搖消極」等等，場上曾主席台，圍桌似地，貼一張粉紅有光紙，大書「反逃跑大會」。

看過上次鬥爭會，覺得不過爾爾，仍是舊套。今天較嚴重的是警衛班都荷鎗實彈，分佈會場警戒。上兩次鬥爭會我只出席一次，受到嚴重的批評，今天雖然肚痛爲着免麻煩，只得硬撐持出席。

陝公，唐訓班，工人學校的三團與魯藝全部到齊後，由旅部政治主任說明開會意義，說這會主要的不在對已逃的江某，而在與內部動搖消極份子鬥爭，杜絕以後逃跑的現象，並說逃跑的一定是漢奸，是頑固份子，所以我們要清除內部的頑固份子與漢奸。

號炮是點燃了，早已佈至下的共黨黨員們先介紹江某平日的言行，證明他是一無用處，且根據他的言論行動，斷定他是頑固份子與漢奸云云，捏造了不少莫須有的事實。我雖與江某非知己，然據三數日談話，他之走氣他，祇是不滿意共黨幹部對他的措置，特別是強迫不

讓詩賦而已。至於政治上，抗日一點可以確定，至其是否同意共黨的政治主張則有疑問，共黨既然自己主張聯合抗日的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人，所謂聯合當然不是強同，則江某因病請假理應允准，以重抗日人的生命，因為若使其因困頓而生意外，則無異削弱抗日力量，幫助敵人。可是他們理論，另有一套，他們心自中，一個人不是共黨即是漢奸，頑固份子，不跟共黨走就是反革命，自專若此，獨斷若此，真不知道根據何在。

可笑者有一陝公女生站起發言，大談其組織，紀律，說了半天尙不知會議目的何在，出風頭，爭功，這許多青年病，利用之於正途，固可以產生力量，若任其放縱，則不免要養成浮薄，盲動，無聊的趨勢，這實非一政黨所宜培養的。

會議廣告結束，我們一連政治幹事急起立報告，云根據旅政委的嚴密組織的指示，有檢討×××××（我名）的必要，他是與江某最親近的，且走前曾在高粱地內密語頗久，有組織逃跑嫌疑，一路行軍，他們均消極甚，且彼為××區派來者，希望會議注意云云。

當時陝公主席主張，此為魯藝團內事件，不必付諸大會討論，但政治幹事竭力申明說這問題是和反逃過大會分不開的，大會應該檢討，並且指定要我即席說明與江某關係，及對江某逃過意見。同時我們的連內幹部全體動員，主張必須在大會中討論我的問題。

這些人太慚怯，生怕在魯藝的範圍中不罷打擊我，企圖借陝公青訓及工學院的羣衆來達

到目的，因為我對他們太陌生了。

我忍耐不住，站起來就事實指出政治幹事的誣蔑，第一江某走前晚上我正與汪某夜談，未之見，至於逃跑，我認爲江某有其苦衷，如三次請假，均未允准，彼且申明如再不准即擬逃跑，所以對他妄加猜測，是不必要的，加以種種噓乎，更可不必，而我與江某關係，原屬無所謂，蓋自渡河以後才比較接近。

政治幹事認爲我的意見不對，且有替逃跑者辯護，及破壞會場的嫌疑，堅持同學進行檢討，爲使會場更有秩序起見，暫告休會，於下午進行檢討會議云云。我連連長及政治教官以及預先佈置好的共黨員們，亦羣起主張，需召開大會，並應澈底解決這一問題。在先真想不到今天這會主要還是對付我的，於是我變成他們狙上肉了。

回團部時見連部招人談話，極忙，同學數人均爲我危，可是祇能形之於色，示我以目，而不敢接近我。我因爲團政委知道我之來歷，乃找其談話，並指出這種有意打擊的不對，彼但笑笑，說你不必慌。我明白這會開時我將倒楣，但還想不到會發生像以後這樣嚴重的情景，因爲當時相信他們在眼前不能像對付逃跑的江某那樣亂來，多少要根據事實。

吃飯時，同班的人均保持靜默，不敢和我接近，該日輪我值日，當我拿大臉盆打飯時，他們似不願我勞動，由班長捨去代爲盛飯，據說該班長是因爲我而特地調派到我一組來的

飯後午睡時間，我們的班長，政治幹事均不見蹤跡，且有數同學亦不見。連講課外不見人影碰鐘，急忙之極。我因遭譴蔑，甚氣憤不平，不能睡，據炕獨坐，特感寂寞，並後悔奮不應亂跑，自貶身份，招受侮辱，然事已至此，已無可奈何。只得來將通名了。

我的左右已不斷人，小便亦有人監視，可笑甚！我有我之人格，即今且須斷首，祇要無愧於國家，無愧於民族，則我之浩氣長存，何所懼！

連附走來，對我說，不要害怕，這是種教育，將來你分發工作，也要有這經驗。真想不到這謠中傷排斥異己是種工作經驗。

真多謝，打擊也是教育，殺人亦是教育，到處教育，共產真是偉大教育家了！我並不害怕，有所虧心始有所懼，我雖非共產黨員，然我為抗日來亦未曾破壞復等，況且我是某區派來，且魯藝同學中同情我者甚多，相信他們也不至怎樣陷害我的。

二、狼虎彙談

事實告訴我，我的推想是錯了！

我大從好處去想忘了我所處的是什麼環境，徒然誑騙自己，安慰自己，他們什麼卑鄙的手段，都幹得出！

爲了表示自己忠實，爭取上級爭取羣衆，打擊異己者作自己的進階，這批草莽英雄是不擇手段的。

下午我被排在隊前，兩枝槍隨在身後。向連長提出抗議說，我不是犯人。他說，就這樣走，不必拘形式，我們並沒有將你當作犯人，不要自己神經過敏。這樣談話，你再說什麼？矮簷之下，你將如何？

會場仍在舊址，惟反逃跑會之紅紙已除去，爲獨立表示民主作風起見，主席團改遷爲陝安，工校，青訓魯藝各一人，並增加旅部一代表，我正式被安置上刑台了。

可是我要看看他們究竟如何開刀，如何對付一位爲國家民族拋家離親，在前方與敵人週旋，沛顛備嘗的人，並且我平日坦白無忌，一切以至誠待人，着他們能如何處理我。

會議宣佈開始後，主席提議先行檢討。

初發言者爲一同學，對我平日尙稱了解，說了半天主席認爲他太多言，囑其省節發言，不必談我，由×區介紹來等事，只說他對我有何不滿意處，該人咕咕巴巴，半天說不出名堂，而又懼怕自己被累，坐下了。繼起者即以我在行軍中不願寫文章，抱怨，說閒話爲根據，推而至於政治傾向有問題，此公尚根據事實，然而等他發言完後，另一位却將他的話推演下去，爲我戴上政治上落極，悲觀的帽子。第四位頗滑稽彼由陝公才派至，我們一班聽我因爲

他是粵人，語言隔核，爲他領乾糧，交涉住坑，並領他去吃飯，他于是根據我的對他的幫助，說我要拉攏他，對他做政治工作。好人做不得，想不到一片好心反遭狗咬，聽到時不禁心如刀割，會場熱鬧起來了，發言人增多，有的說我曾在上海教學，必爲力社份子，其來爲有使命；有的說我曾辦報紙，必也曾陷害共黨，有的說×區派人爲什麼他要來，要來必有目的，並有人提出永和縣長曾請我吃筵，並鞍馬相送，是有政治作用，有人更證明我初到邊區時錢很多，必是活動費，並說我自言見過汪精衛原配夫人！我住廣州豪賢街豪賢公寓，隔鄰卽汪精衛故居曾見其原配晨昏焚香曾與同學無意談及——必與汪精衛認識，與汪精衛已認識，是一個大漢奸，並說我曾任蘇州辦報——此事我夢中都未說過的——坑害共黨同志，在上海教書時曾陷害青年到過日本，顯受日人指使，且應追究如何去的，無中生有，弄得我也莫名其妙，不知說話的是那些人，只覺得說話的大半是素昧生平，他們根據別人一句話或甚至摘半句話推論下去大做文章，這些亂七八糟的話反弄得我笑了。而主席圓，最後爲表示民主起見叫我申明，辯解。

我說他們所說的話是各按自己的臉蛋替我畫花臉，但是我雖然不幸被畫了花臉，究竟還是畫上的而非生成的，所以花臉實非我的真容，我認爲說話應根據事實，一個人應首重人格，無中生有，無的放矢，再根據這荒謬言談加以推論，戴人漢奸，托派帽子是不必要，

也沒有好處的，可是主席聽到了以後，不讓我說話，要我簡單答覆，只要說是與否。這如何答覆？於是又派定我要進行政治鼓動，不讓我發言，最後說根據各方檢討，對我了解之材料已很充分，現在據他的初步認識，我決非好人，非托派即漢奸，所以應首先予以監視，進行東西檢查，並爲節省時間，討論方便起見，要各團回去，自行準備問題，以之整理歸類，明日由我簡單答覆，並希望我坦白承認，究竟爲何黨何派派來，並說坦白承認，不失爲革命同志，尙可挽救云云。於是一面當場不容我復辯，一面將我交魯藝警衛班看管。命明日再爲出席。

我對今天的會議結果，頗感惴惴，因爲根據這種無的放矢的辦法推演下去，人有幾個腦袋，可以經受這些漢奸，托派大帽子？不容分辯，不容申述，送你滿臉的泥，還要承認是自己的生相，這種手段，我活了近三十年，還從未聽過有更奇怪的。是陝公，青訓班，工人學校中素昧平生的人，却知道我的過去，不僅知道，且極詳盡，並知道我會坑害過人，陷害過青年。但是這樣奇突，滑稽，莫須有的罪名，大會竟以民主的名義接收下來，記錄下來，作爲我的罪狀。那麼今天一過，明天說不定，我還曾在那些人嘴裏做出更驚人的事來呢！但是已放蕩在組上，挨刀已是命運，有什麼法？

向去的路更爲神氣，前後四枝鎗。想不到打整日痔的鎗却都用來對付手無寸鐵千里

迢迢趕上華北戰場來抗日的人！

回到團部，先檢查我的行囊，將筆記本抄本，日記，雜記簿全數搜去，且連他們發的衣服領子領口都翻遍，以爲藏有什麼標記。

夜宿警衛班，輪流放哨，警戒極嚴，怕我逃跑，但我却根本沒有想到跑，因爲我要看看這齣戲的終場，同時，身體衰弱，路絕不熟，亦無法逃跑。

這一夜在睡夢中度過了。這一夜在鎗門裝退了彈聲中，似醒似睡地渡過了。

三、死亡之前

示衆的玩兒是不好受的，放在隊伍之前，四條鎗緊緊不離一步，大家的目光又這樣異樣。共黨對付異己份子手段的毒辣，我早聽說過，但事到如今只有鎮靜，以反共的姿態出現，才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嗎。這十多年來不正是共黨攪得天下大亂，鷄犬不寧，削弱國力，以致有被日寇窺隙尋釁的事發生嗎？而且今天將我當作神龕物看的人，說不定明天共黨有一點不滿意，將他們和我一樣「如法泡製」的，我不覺可憐起中國的青年來。他們被甘言密語，誇大宣傳所惑，拋家別親，遭受多少危難，挨受多少唾棄，遠遠奔奔，葬身何處，尚在不可知中。這許多國家有用的人才，如此浪費，摧殘，究竟是對誰有益？在今天我若有適當

工作，不是正在發揮我的力量，爲國家做事嗎？可是今天我被監視，一事不能做，而還有這許多人爲我而不能做事，這不是削弱抗戰力量是什麼？

第三次的會場地點改變了，在槐樹林中，頗有電影裏中古時代革命場所的風趣。今天警戒特嚴，垣上有兩哨兵，會場外有四個哨兵，會場裏有四個哨兵，而且大會宣佈由×校（已忘）警衛連連長任警戒，參加會場的人非經過主席團允許，不得隨意行動。殺雞用牛刀，小題大做的警備動兒，證明他們的警覺性已提高到發神經的地步了。

進會場看到預備好的一張大標語：「肅清托派漢奸」，貼在木架上。橫在地上，似乎尚未到施用時間，旁邊樹上貼滿了標語，無非肅清托派漢奸，打倒頑固份子，提高警覺性，嚴密組織等，已經找不到統一戰線，聯合各黨各派抗日建國的標語了。

幾團的負責人員全體到場，都亮出腰間手鎗。可是會場雖然空氣緊張，我們一團的政治主任却上來灌米湯，說今天會議是替我洗刷不必要的誤會的沒有惡意。唯希望我坦白承認，不論那黨派來他卻負責安全，但接着又叫我不要說話，而叫大家先提出問題來。

於是比昨天更多的滑稽問題被提出來了，什麼時候加入托派？什麼時候與漢奸汪精衛接類？到邊區來幾人？聯絡如何？好得有人提提提提，才使這些可笑而荒謬的問題停止一時，于是又要講述說某日某時與某人談什麼話，某日某時又談什麼話，並又由主席團報告檢查我

的筆記本等所得，指我所寫的一條「在動盪急變的時代中，有羣青年智識份子，在苦悶與顛搖中，」認為是我對青年失望，悲觀的證據，而斷論不信任青年力量，就是不相信中國有抗戰力量，為投降妥協者張目，並指出日記中所寫政治幹事陰險狡猾，為破敗共黨在羣衆中威信，進行小組讒活動明證。接着陝北有位高鼻子先生起來爲我做結論，說根據兩天的會議，及我的抵抗不屈頗爲有使命而來，爲托派派奸無疑，於是趁機出風頭的人此起彼落，全來毛遂自薦，替我做起結論來。結論未完，忽有人外充，說見我在發錢，不知是甚麼活動費事實是離「邊區」那天我交上的邊區光華票子「八毛，過了三日後。由田某（彼時爲劇班長）記下人名錢數照發國幣，這樣一件小事也會被歪曲，起來說是發活動費，其餘可知。到我要分辯。又遭禁止，這批傢伙的手段真利害，縛住你的手，塞住人的嘴，他願意怎樣糟塌你就怎樣糟塌你，不根據事實，不問情由，可是他們又不承認自己這許多手段的卑鄙，還要將這許多手段，加上民主，加上政治警覺性等漂亮形容詞。我不知在他們這種殺人不賠眼的手段之下，胡亂的葬送了多少青年，

今天這會佈置更爲週到，因爲昨天的會議還沒有確實的帽子給我。

主席圈又詢問與我問題有關的人，道「你說，他是好人是壞人」。

被問的人一時茫然無語，最後囁囁的說：「聽大家這釋諸他是壞人」！

回到人間

六五

於是說這話的當場被批評一頓，說是幫助了壞人，沒有政治明見，事實很明白，壞人就
是壞人！

另有一人，因為在洛陽某軍事機關共過關，他們有要提出檢查他的黨派及作用問題，黨
政委大概怕問題擴大引起沒亂，立刻做結論，說根據各方面，可證明我是負有使命來的，是
托派漢奸！

自己沒有做過的事，共黨却知道，而且代你肯定，真是神乎其術，妙乎其論！

最後幾個負責人演說，肯定我的身份是共黨的敵人，於是主席團下令將預先準備好的那
塊大牌子樹立來，綁我起來的命令亦下了，子彈亦都上了膛。我眼看着要糊塗裏糊塗死在莫須
有的罪名之下，死在離家數千里的異鄉，我全身爲恐怖，爲悲憤，爲無告，爲被誣蔑，污辱
而戰慄，我忍不住大聲的聲明，反對他們這種謀害人命的勾當！

有人已經提出就地槍決的意見，我的起訴公曾經槍斃過學生，我死在這槐樹林裏不要緊
但我這般毫無價值的，而且被塗上污名的死，實在太傷心！

我看到自己腳下土的陷阱，我聽到自己靈魂悲憤的哭泣，我看到親屬的相思的眼淚，
我看到自己糊塗亂跑，日終至糊塗傷人的圖畫。

我悲哀的是我連一點靈魂的信仰全沒有，我已不能相信自己死後可以完魂不散，前雪自

已不幸而恐怖的遭遇！

會場上人全站起來，分成兩列，唱起打倒托派漢奸頑固份子的歌來，我被五花大綁，兩人拖着，兩枝實彈槍後邊指着。當時我不知道如何走的，我也許是昏迷過去，橫拖直掙拉地走的。

待我恢復知覺時我已生在一間小堆草房屋，一個八路軍看住我，初醒時真懷疑自己已經死過，而現在的知覺是靈魂的知覺。

當我恢復知覺的時候，感覺尚還活着，彷彿眼睛明亮不少，但這時候却想不起前一刻的事來。

但是，死的機會還擺在目前，不論那一時都有死的可能！

五、起解

(一) 秘密的綁解

「這是托派，是漢奸頑固份子，要槍斃的！」朦朧中我聽到一位八路軍的班長對他的士兵說，他吩咐他們小心，不要讓我逃了。逃了大家要負責。聽到他所說話，我才知道已經由小屋裏被移到密洞裏來，和準備做我們行軍護衛的正式八路軍的兩班人同住。這是通訊班和警衛班。

漸漸覺到手腕痛，手臂麻。手腕被繫綁得動彈不得，而又高高向背上吊着，頸子裏又有根麻繩五花大綁，過去在小說中讀到的名詞現在親身嘗到！真是幸事。我俯伏炕上，怎麼也睡不着。

不自覺的掉下眼淚，傷痛的眼淚，每一滴流下心似乎碎了一片心理上的痛苦，較生理上的痛苦更甚，因為這將改變我的一種觀念，一種信心。我怨誰？怨自己不該抗日麼？爲了抗日要被綁！爲了抗日要死！

，自然自己不該跑到延安，不該跟他們隊伍出發，然而共黨不是明晃晃打着「抗日」的旗幟？不是仍在說着歡迎一切抗日的青年？

我不住的轉側。手痛，心痛，已一切的舊事兜上心來，一切未來的不可知的遭遇，和太有可能的死的恐怖，威脅着自己，每一分鐘都長得彷彿度過一年。我靜靜的俯聽着同炕者的粗重的呼吸，我監視着房裏點燃着的一枝守夜香的微弱微熄的火光。那個監視着不住的進來，以爲我睡着了，摸摸我的頭和我的綁住的手。夜又長又冷，所帶的毯子衣服全給他們拿去還沒送來，只給我一個空荷包，手巾，鞋子，襪子都給了賊。大概他們以爲我已被槍斃！從死人身上發洋財，原是死無對證的。

正迷糊的睡過去，忽被驚醒，睡長叫爲起身。

室內已亮了燈，一個背住馬鎗的八路軍人立在那裏背着一個荷包，一袋子乾糧，這時室外又進來一個同樣行軍裝束的士兵。先一個問他險過鎗沒有，那一個就拉開槍門，上了膛，也不扭保險機。

於是先一個解開我的繩綁，再細緻的重新綁過，爲的怕我逃遁，頸頸上另有一個活扣，只要向前一推，立刻可以勒死的。

班長吩咐他們小心，說路上說不定有我的黨羽，假若情形不對，先打死了就是不要留活給他們。

聽到這吩咐才知道不是臨刑。然而解我去那里呢？

回到人間

夜深似黑，我的近視眼又早在黃河邊失落了，看不見路，一顛一擻，牽着我的一位不痛快時風起一腿，罵句粗話，且行且說；「你調皮就開槍打死你！」

王爾持對紀德說他與獄官是沒有想像方的人。我對着這樣的人說什麼？說說反而遭禍！我不怨他們，我所恨的是不分皂白，以人命爲兒戲，以青年爲犧牲的共黨！假若他們沒有私心，以國家爲重，以民族爲重，以抗戰爲重，我也不至於遭罪，不會被當作犯人，那這兩位士兵也決不敢對我漫罵，腳踢！

山堆裏的夜，冷極，還祇秋末，已有仲冬的風味，經過自己團部門口，放哨的似乎是密司某，她也許看出是我，向前走上兩步，想說什麼，但被一個護送的兵士喝叫站住，雖然她沒說一句話，在沒人情，不尊重人情的共黨中，我總算覺到一點人情的溫暖，見到黑夜中一點光明，然而這是最後的一瞥，我願她幸福！

爬過好多座山，走得喘不上氣背後的押解者還以爲我調皮，不願走，亂罵着。出生到這時，近三十年，我沒受過誰一句較嚴厲的話語，然而這時只好挨罵，他們不僅有權利罵，而且很可以高興就開鎗打死你。在沒有法律，不尊重別人的共黨隊伍中。幾個把人不是最平常的事！

行程中，小便急時，不讓解手，喝轉，連冷水也不容喝。山坡非常崎嶇難行，解送兵

士又執槍托自後驅趕，遭毆一度，我始知人類真有野性的存在，真有毫無想像力的人！我不知這日寇捕者又遭如何的酷刑！

走走天光了，路已是下坡，解我一個兵士將棉大衣罩起我所綁的繩子怕被敵人看出，他們並分爲一前一後，後者策策的不離他兩馬槍，我極小心的看着路走，怕自己滑跌。跌一跤不緊要，而被誤會爲要逃跑，受一槍，真不是玩兒。這時期我特別寶貴我的生命，只要活着，我終有一天將這許多事實，訴之於天下人，一人受罪事小，應爲未來無數將受罪者打算。有我的事實，前車可鑑，人們該可小心謹慎些！

過完山坡，見騎一軍的駐軍，看到他們，心裏說不出難受。換一個地方，我現在不正有着應有的自由，作着自己應做的工作嗎？

有兩老鄉同路行，似乎看出我的被綁，很異樣的看着我我默默的看着他們，羨慕他們的自由，願望他們不要受編，上當！

連鞋涉水，寒冷侵骨，渡河後幾不能舉步，又挨了罵。

望見臨縣縣城堞雉如畫，培塿美麗。想到若昨天遭過不幸，今天就不能看見了。想到生死未定的前途，連寒風，冰水都覺親切可愛！生命，美麗的，自由的，光明的生命，過去我太糟塌自己的生命；於今後悔，又未免太遲。

人城，至某旅之教導隊，押解二人乃出一公函，云找該隊政委。該人閱函後，着勤務令通訊排排長至，並同來二通訊員，於是押解者乃登我之鄉，攜繩退出。通訊排長令人換了條繩子，綁起我送交通訊排，與隊員們同住。此次那較鬆，僅縮二臂。

所謂政委來與我談話，通訊排排長亦未理我，據考察，知彼已令班長及副班長分配人員監視。

下午又一人來，云爲工人學校學員，後因與連長衝突，連長報告他們團政委，團政委寫了封信，命他去旅部見旅主任談話，說是旅部找他。他找到旅部，政委亦來與他談話，僅給他了一封信，叫他來找教導隊，并着一通訊員負槍遊行，說是恐怕路上頑固份子對他有不利處，他即與該人同來臨縣見教導隊的政委。政委僅說，你犯了錯誤，知道麼？破壞組織，不服從命令。現在你們旅部要走了，我們要送你到某某旅軍法處去解決你的問題。現在到通訊排去住，不准隨便走。於是我的豎禁生活多了一個伴侶。

該人頗不滿意他的連長，原因他有一女友，和他是老鄉，感情很好，而該連長在學校時對該女生即有進攻的意思。在行軍途中，他因和該女生很接近，當受一次批評，是給老鄉印象不好，有破壞學校名譽的行爲，以後要少接近。他自這警告以後，很少和該女生談話，而這連長就乘機向該女生獻殷勤，但是這一切事該女全都知道後，就對連長採取不理與防範的

手段，因之該連長遷怒於他，乘一次夜間演習通過封鎖他丟隊事，給他處分，并說明要開除他。他不服，連長起了衝突，并且揚言要向同學宣佈這件事於是有了團部的談話，以至到這教導隊都被監禁的生活。

這是多無聊的行爲！多卑鄙的手段！可是這事實。

我聽了他的訴說以後，才知道有這麼多罪惡的事假借着漂亮的名譽，在光天化日中出現。才知有這麼多不革命的事正在以革命自名的部隊中出現着？

一天天過去，沒人理我，却有人綁我。亦不處理我的問題，亦不宣佈究竟將如何辦理，每天在痛苦中消磨一份痛苦的日子！

寫成兩封呈文，詢問將我如此監視，究竟將如何處理，並根據拘役法要求正式審問，宣佈我的真正的罪狀，可是沒有答理，連回話亦不給一個。每天晚上聽着通排排長的結舌訓話，要他們隊員認真放哨，切實監視，因爲有一名要犯正被監禁在他們那里，所以要大家負起責任。聽到這種訓話，使人毛髮聳然。究竟犯了那條國法，成爲要犯了呢？

可是國法在這裏是不通行的！這兒另有一套怪法。

第三天通訊排有一隊員開了小差，該排混亂了一個早晨，夜間聽到排長命令他兩個班長，不准隊員與我們說話，似乎我們有煽動逃跑嫌疑。而從這天起，我綁的繩子由臂膝移到手

腕，情況嚴重不少。真倒賽，風吹鳥鳴與我們都有關係！

天簡直是冷了，而我的行李已全部被人瓜分，夜間時冷醒幸身上尚穿有狐腿絨肩，否則將因冷而病吧，亦多謝該排第一班班長，每夜假我一件皮大衣蓋，他亦很不滿×路軍的許多野蠻作風，及故意與友軍找麻煩，製造磨擦。然而他又沒機會走，因為部隊中相互監視極嚴。該班副班長又為一善於拍馬，以隊人自高為手段的，因為班長的借皮大衣給我蓋，就彙報於班長，於是該班長又受一頓批評，並不准借大衣給我，不許與我談話，說他太重私人感情，這將有反革命之前途云。於是我又常於半夜凍醒了。

第四日有一老漢被抓來，交通訊班，他在臨縣犧牲口為案，據云該教導隊有一騾子失蹤，係該老漢偷殺，且找出一個見證人來，該人即通訊排第一班副班長，於是要打這老漢，比任第威脅他，要他設法賠償一匹騾子，或是受軍法制裁。該老漢涕淚縱橫，咒天賭地，各方證明他沒有殺他們的騾子，這兩天來所宰的一條驢和賣主，請他們調查。他說得唇敝舌枯，但他們堅定說見他拉到家去宰的，要他賠償。終於在威脅之下，該老漢於下午請來他的家人，設法籌辦驟作來贖他。這下午他不吃不喝，哀哀哭泣，直到他家人取錢贖他出去。我總算又增長一件智識。

住約十日，某日晨，忽來二人，說政委要我們去。我以為對我問題調查清楚，將有合法

處理，頗感生趣，因為在這兩月中，知道就在正式軍隊中，若與上級不睦，亦僅處體罰或開除而已，生命是不至發生問題的。可是一走到來時的那個庭院，見有一班人正休息院中，看見我到，立刻有一人起立，將預備好的長麻繩依五花大綁法，將我細繫起來，並且不知道從那里又來一個犯人，亦是五花大綁，與我聯繫在一起。並將工人學校之學生，亦綁起，不過他僅綁兩臂，綁完後，整隊，由所謂政委者說了幾句話，叫他們一路小心，趕早到達旅部，並云大隊即將前往，囑彼等在風縣旅等候，並先看定民房云云。

於是我又起解了！

出該教導隊隊部不遠，於路邊候另一班人來，有一政治教員前來講話，囑咐他們班長要負責看管我們，且不許他們的隊員與我談話，說我本領極大，很有可能煽動隊員逃跑，并說若那個隊員對我說話，將來一定要予以處分。最後并說應提高革命警覺性云云。

這一次是正式綁出城了，前邊有兩枝尖兵鎗，後面有兩列人，都是實彈荷鎗。

這班長爲四川人，極善罵人，多話善挑剔，一離臨縣城，他就拿了三個米袋壓在我的頭上，我說身體太弱，實在背負不起，他說好的好的，撞了我兩槍托，我身已被綁，生命在他手中，尚有什麼辦法，於是我駝近四十斤的米袋的倉皇奔程。

到村中打尖，被關在一間破牛棚裏，不給水喝，等他們全吃完飯才將剩飯給我們。同行

與我同鄉的一個很會吃飯，一下子將飯都吃完，我們只吃得一碗飯。與班長交涉，他沒有飯給你們吃是好的，是優待，還要嫌多挑少，這樣晚上就不給飯吃！

睡完午覺，再倉皇奔程。已漸入山區，路極崎嶇，數日來被驚、被綁、受凍、挨餓，身體本來不康健，又受這許多摧殘，已疲怠不堪，舉步為難，幸好米吃去三分之一，較輕一些。到這時才知道走遠路輕一兩好一兩。

午後又起了五十多里路，涉過兩條川，希望太陽早落，但太陽偏高懸不動，盼望不到天黑。將黑時到達一處村莊，腿已經邁不開步了。但自知沒發言權，只有忍耐，以便少受侮辱。

中國的人民真太老實，將一個人用繩子綁起，對他們說是漢奸，他們就認為該人是漢奸，而付予應付的憎厭，老鄉們的眼睛不離開我，無聲的憎恨也就襲擊我，但是我不能開口。假如我能開口將我所遭受的種種對他們細細敘說，相信這許多對我憎恨的眼光將會轉移到綁我解我者身上的！可憐卒北的民衆，今天只能聽到一面之詞，不能看取真相，盲然受人利用，現在重負道與負擔下生存，而不知何時又將被驅策作爭權奪勢的工具，我民何辜，遭此不幸？

晚飯後，我因被摧殘太甚，腎虧之病已顯，剛解了小手，一轉身又要小解，不能忍禁，

向班長要求直容許解次手。詎知又觸怒了他，不僅未允，並且踢了兩腳，我一直跌進窪洞去。

沒有法律，犯罪者就沒了保障，在這山野荒地，何敢觸怒於他？否則生命全在他掌握中，何必因小不忍而亂大謀，我還器重自己。家庭對我不薄，社會對我不薄，國家對我不薄，過去我被送於一時衝動，被送於過份誇大的宣傳，以致辜負了家庭、社會、國家，今後若能再活於世間，我是應該對這問題重行考慮，重加估計，而切實來做自己應做的事情。今日的中國正值多難之秋，青年的中國人，應切實再度考慮自己的職責。

這一夜真受夠活罪，便急綁緊，又不能有所要求，前兩夜還有小便權利，今夜連這權利也被他們奪去了。一夜踣蹙，寒冷又甚，我不知此身尚在人間，傳說中的十八層地獄的痛苦，還是人可以想像編造出來，而這生不生死不死，極纖細而又極痛苦的刑罰，却真是最大的刑罰。

今天腳底全是泡，滄極而山石又多，偏偏塊塊石子全觸着痛處。

工學院前那個人因為不願替他們負背包被打一頓，我呢，打狗效獼猴，只好於減輕一半的米袋之外，再替解送隊中政治幹事背背也。

脚腫痛，却極願意快走，知道他們今天是將我送××旅軍法處，我想只要有一個承辦

機關，不說死活，早些解脫，較之這種起的罪，更爽快得多。

一踏跌撞，腳趾又流血，爬完一座高山，看到嵐縣的幾層青黑的山障，老在黃色土山中轉圈子，一見這些明燦的山巒，雖身被綁，眼睛前還覺一亮，知道只有二十多里，就到××旅，興奮了我盼望早日解脫的心理，戰勝了衰弱的體力。

旅部駐於村內，村既小，該旅部人員又很多，以致老百姓只能軍事化，全家住一個密洞或是幾家住一個密洞，騰出房讓他們住。

軍法處處長不在，沒人接受我們，本可休息的班長，怒氣更甚，我坐在廊沿下，看着遊雲，看着飛鳥，看着自由生活的老者和他們的瞳然無知的眼睛，於是我也瞳然望着浮現眼前的種種現象。一條麻繩不僅綁住了手，拘束了一身自由，且將思想和心靈也縛住了。

半天才來了一個小孩子，開了收條給班長，吞其退出，聞收條時我們已經過過一次，被綁以後，我們已經成爲貨品，到處收付，又等了半天，來了兩個勤務，將我們帶走，送到看守屋內。

這是一間小室，密門捆着一根粗麻繩，門前坐着禁衛兵，開門進去滿炕坐的都是人，鳩形鵝臉，亂髮長鬚，已經初秋天氣，但還有光着日膀子的，我們進去，大家的眼睛的溜溜地轉，但是沒人開口，我們於是淺炕下的地下坐下，天將黃昏屋內已漸暗黑，屋內尿味沖鼻，

原來這裏沒尿桶，每天又只准大小便兩次，不得已只得自己隨處解放。於是人的體臭之外更添上尿的騷味。

我正想開口，門外罵聲即起，并問「是那一個，是那一個揍不死的」！室內先到的囚徒們，都向我搖手，我始知觸犯了他們的獄規，只有將想問的話嚥回肚中。

我們沒吃晚飯，那班長說得對，給點飯吃是對處的優待，餓死才是應分。

在潮濕的地下跪臥。幸好走倦睡眠解救了現實的苦罪。

放茅時鬆開綁，兩手因綁紮過久，麻木不靈，不能解袴，而哨兵又嚴促迅速，急迫異常，解手後，提來一桶紅高粱麵脫膠，看去顏色挺美麗，入口後像砂石，據說這種飯應該吃熱的，且需湯菜。但這時說來，真是懶蝦蟆想吃天鵝肉了。若真叫人人如此生著，生活也太乏味，沒有生活的你望，對社會的進化如何，也將不堪設想。吃苦是達到不吃苦的階段中的一種垂憐力，若認為吃苦是人生的目的，除了說謊和夢話以外，那一定別有居心！

幼小的時候，爲了飼養家兔忘記餵水，丫環故意和我搗亂，也不給水，以致死去一隻兔子，母親知道這件事後，很嚴厲的訓斥一頓，說我是沒有良心的人，她要罰我一天不喝水以爲懲戒。懲罰雖然未見實行，但當時對於死掉的兔子頗致哀感，深爲後悔，認爲自己的確似母親所說，沒有一點慈悲，沒有一點人心，想不到一天不給水喝的活罪，今天竟會在晉西北

嵐縣的一個小窯洞中受到。高粱吃塔既乾且粗，吃後口極，可是沒水，要一口涼水也不給，香盤唇燥，難受已極。

已秋涼，在囚禁的小室中看着這羣鳩臉，候死待決的人，想到荷花湖湖蟹，滑稽極，而也不知此生能再嘗蟹味否？

囚犯中有兩位老鄉因為出不起派糧，被認為有意破壞抗日軍的好徒，抄了家。他們雖然一再找誰推託他們去調查他們的忠實農民的生活，實在是出不起那麼多的攤糧，並非故意拒絕繳糧，當時審理者亦承認他們已經知道他們是很好的農民，不久的可釋放，可是山三月中直等到十月初，每天候着釋放，每天沒有消息，老鄉說後嘆氣的所怕只有死在這密洞裏才能被抬出去，這裏只有由他們說，你要寫呈子，請上級法庭解決是不可能的。

還有兩個老鄉是方山人，因為向同村人說某某旅的工作團在鄉村強迫鄉民出米，抄家綁人，而被認為破壞抗日軍，有漢奸嫌疑，因此被囚禁已四個多月，他們亦同樣每天看太陽出來，等太陽下山，喂蠶子，等釋放，而終於不得釋放。

其中一名理髮員似乎更理直氣壯，他對臨縣去修理髮剪，向總務主任算往返路費及修剪費，主任不肯付手，他表示說，憑剃頭的手藝，到處有飯吃，而且要比兒受話罪，因之被認為思想動搖，要開小差而闖近這間禁閉室。另一位是勤務，他不願受所謂長官的閒氣，因之

關進禁閉室教育了一月多還沒放出去。

法律雖有定準，這樣才使人有所遵循，知所避忌，可是這兒的法律是「新」的，是「舊」的，祇要不幸觸犯在有權者的手中，輕的被關幾天，重的就性命攸關了。危邦不可居，實是痛苦經驗的結晶語。

一往三日，仍沒人問訊，幸好吃飯時要鬆綁半刻，否則我將成爲塊紫肉，可以終年繫縛起來。

這牢獄沒有規則，有的規則是隨哨兵的心情，遇到好的可以說兩句話，甚至偷偷給碗冷水，遇到壞的，儼然只有閉住嘴靠牆坐的一個法子。但是他却有一條不移的法則，不能善轉囚犯，虐待却是自由的。

第四天早晨，總算傳呼到我的名字，把我押到來時的所謂軍法處的院內。院內頗熱鬧，女人的笑聲，男人的笑聲，頗似旅舍，在我聽到更有隔世之感。八路軍中多任用女性，雖美名曰解放婦女，實際如何？我想身受者的女性將可訴說些傷痛的事來吧？

審訊者爲一東北青年，似尚冷靜，他按照鬥爭會加我的罪名及他們意想中所編出來的事實一一問後，尙容許我將當時情形說一篇，在久無說話自由之後，頗感激他的寬容。臨走後他更下了個命令，不要綁我，當時頗感受到被釋放的快感，因爲我似乎覺到在這位先生的處

理下，我不致於會被刺裏刺穿的送了命。不知道怎樣自破鬥爭，被縛囚以後，對生命的留戀，愛護，達到不可再高的程度。我要活，要保持自己的生命，我不會輕言犧牲！

歌德曾說，我既來到人間，則世間的一切苦難，皆願一律坦當。只要能保住生命，那目前的痛苦我倒可以認清共產黨和八路軍的真相，而不致似以前人云亦云。同時亦可以由一般青年同志認識×黨×軍的真相。如此，則當中的苦難，似亦有其代價。

鬆綁後的睡眠，異常舒適，潮濕骯髒的泥地，其美有似席夢思牀，人的慾望固自然亦太易滿足，因之有些青年人被日前的東西，驚得眼光潦亂。

第五日早晨說軍法庭要搬家，這羣囚徒是好好的騾馬，二十九個人，背糞抬桌，甚至捧屎盆，有幾個被認為案情重大的，亦鬆去腳，叫他們服勞，所以除了他們勤務幫助之外，處長還有空馬可騎。

走十里路，背兩條凳子，較什麼都辛苦，兩支腿已不能自由邁步，這是由於潮濕受凍的緣故不過只要不死，拿我兩條腿來換取自由，亦極願意的。

搬到的新囚室，是個牲口圈，糞臭異常，正愁着如何在此地生活時，忽然有個通訊員來傳我，并準備行李。這現象在囚者認為是突然的，說我一定有人替我說話，要恢復自由等，因為在他們都是六個月不行一年不理睬的無期囚犯。同時據他們經驗，凡是談話一次即叫

攪行李，必然是釋放無疑。和他們雖然相處僅四日，彷彿大家關係極深，苦難中的人真情屬露，情感亦易會通，他們祝福我的幸運，在垢穢，被削的臉上替我露上慶幸的笑靨。看到這人類另一的光明現象，不禁激動異常。

軍法處尙在整理，昨天開話的那位站在當院，見我時說「你的問題，這兒不便解決，需送延安調查，現在有隊伍去延安，你可以一同去」。并將我帶的書包擲給旁邊站的兩個通訊員，說你們就上吧罷。頭都不回顧的走了。

那三個人接了命令，提了我的包裹，又檢查了槍枝，然後導我出屋，門外押下拴着三匹馬，他們跨坐騎驢我前行。空身而行，兩臂可以自由擺動，迎着西風。望着遙綿的呂梁山峯，雖云是起解，却大感舒適。

就兩三年來的經驗，西北最美的時間是秋天。有綠草，有野花，山有衣，地有毡，缺少自然界不少寂寞與荒涼，山果野實，垂紅點點，還依稀可以找出一星南方的春景來。飄着微涼的秋風，離開戀戀的豬圈，走在博大的自然中，幾乎忘掉被解。

行約二十里，至一小村打尖，村在山隴陽坡，窑洞三四，前搭小席篷，村人見我輩頗驚異。備飯，僅由藥蛋（馬鈴薯）一物。此為晉西北主要特產，亦是人民主要食糧。老鄉們把雞架煮熟，連皮食之。有一碟紅辣椒麵，半碗酸醋，但無鹽。因為走了路，甚餓，但吃雞

個山藥蛋後，又覺肚脹，煩苦！

再行十里，於路旁遇兩個八路軍的軍官，他們解送者我係何人，後者出示之，他立刻叫綁起來，路上拉繩，於是解綁腿當法繩，撤着手走路，自由僅享受了三十里，而這次糟的極是牽我繩走的還弱着馬，實是馬一受驚，真將管一管分屍的滋味了！

他們叫解開我的背包，見帶有「貴族之家」，即取出，又將我包中的圖章，日記簿看了。最後，將我的皮屜連利的半截鋼筆端詳頗久，一個對另一個說這筆尖還不壞，一個點頭稱是，於是也放在身旁，又取出我兩個圖章，看畢，似頗愜意，然後命令他們收起包裹。我因為這半截筆隨我奔波頗遠的路途，而且經歷過許多危險，在我未死之前，不願放棄，所以向他們要還，起初他們罵我，說我被壞革命，做日本人走狗，但是我不願和他們辯別，只告訴他們，即使我像他們所說犯了罪，我的筆、圖章，實藉並未犯罪，不還我我不走，一個嫌我這樣說後，罵聲欲打，但我告訴他們，他們願意打死我就打死，只有我死後，他們才能拿到這枝筆，另一個看我太堅決了，拍了另一個肩膀，說為這枝破筆和這種囚犯說什麼，丟還給他罷，於是那一個肩脚探踏了一下，又踢開去，檢起我的書和圖章，裝進衣袋，命令他們將我帶走。

我曾聽說在荒山僻地遇匪的故事，也於沙發椅上看過外國探險的影片，在電燈下披開

偵探小說，然而在崇山峻嶺之中，被人綁着，而又被人說劫，却第一回經歷，這些嘴上革命，以美麗的套詞欺騙青年的共產黨人，自誇政治訓練最高的集團中，有這現象，不禁令人齒冷。

再走五里，見到同囚的某某旅的某某師的一個連長，他因為母親病重要回家，上級不准，說他思想成問題，曾加恫嚇，他爲實行回家去的目的，開了小差，他不開小差，前途也怕成問題。不幸走到半路被扣住，因之囚禁在某某旅的軍法處。他是早我一天出囚室的。他及剪兩臂坐路旁憩息，解送我的一個人見到他，即跳下馬，將我們兩人的繩結在一起，和解他的人一招呼，命令我們前行。

駕着某某旅部，走了不少夜路，幸好月朗，未曾跌倒，否則一條繩子兩個人，跌一跌就將繩纏他人。

到達政治部，據說政治主任不在。副政治主任喚進那個開小差的連長，頗有一通訓斥，隨後是命令他們注意看守我們。

他說：「注意」後輕鬆，可是將我們走到特務連去，這「注意」又變爲「虐待」的化名詞。這一次綁我的二個似乎和我特別過意不去，找到一條細麻繩，緊緊的綁住兩手，然後又反剪雙臂，好像我是隻粽子，綁好以後，尚用手試試，是否會讓我手臂活動。然後命令人

我走到一間囚室去。

囚室是鄉民的一個堆貨房，跨邊腳就探在一個人身上。擱了半天才得一榻坐位。

坐下後手臂痛極，絲毫不能動彈，而頭下垂也不是，仰起也不是。從附學會後，我沒有想到願意死，每天，每時我都希望活，希望能再獲得自由，因為我看重我的生命，我個人有他的價值，有他應活的理由。可是這一夜我願意死，我受不住這現實的痛苦和磨難了。趾酸，腿麻，渾身骨痛，小便大便的漲急，而且主要的是兩隻手和兩技胳膊的刺痛，像火在燒灼，針在刺。我受不了這痛苦！我願意死，只有死才能解脫我的痛苦。

這一夜我想到家，想到自己的小孩，想到已經失蹤而訪無消息的妻，想到以往的生活，過去的愉快自由的回憶，更增加苦痛的深度。我既經爲着國家，民族拋棄了他們，拋棄了過去的生活，而今天却莫名其妙地在自稱謂爲國家民族鬥爭的某黨的軍隊中受罪，這到底是個什麼，還是幽默？

我想撞碎自己的頭，因為我有一個多少有點盲從，胡鬧的腦袋，他竟相信共黨的自願。沈勝的胡說，因之進到自由，光明的圈子裏被押綁起來了，被當作囚犯！我願意立刻死，死了免去自己解釋不清的遭遇，可是我背後是一袋山藥袋，左邊是一個人，右邊又是一個人，我有可以致死的東西。我移動着，外面哨兵干涉了，被罵起人來。

「呻吟着，轉旋着，但是苦痛每難加減着。」

突然被脚尖踢醒，很黑看不見誰，醒來手又痛了。

鬆開綁全身酸麻，兩臂不能垂着。但是哨兵催促快吃飯，說要出發，於是一個人塞給兩塊硬得和石塊相仿的油麵窩窩。手張不開，一夜的綁紮，兩隻手全發腫了；手掌厚了兩寸，手指粗了一倍，拿不起窩窩，只能用手腕抱住窩窩吃。

密洞門打開，感到冷冽，彷彿初冬，我還是穿單布軍裝。感到頭冷，帽子又睡掉了。我只得去摸帽子，不料摸了一手稀糞，原來有個囚犯將我的帽子拿去盛糞，正在兩手不知如何放時，班長又每人發了兩個窩窩，說是今天一天的食糧，而且一定要自己親手拿，說我摸着了糞他就快活起來，一定要我用手拿，而且說不准丟去，假若看到我沒有窩窩，一定要嚴厲處罰，我只得在麻袋上擦擦手，正擦時他却給一拳，說我故意破壞×路軍中的名譽，造成軍民間的惡感，最後是脅迫我去拿窩窩。

用條繩子綁起，人亦就成為奇異的動物。被牽着帶到隊伍中間，大家都驚奇的看着。隊伍集中，正要出發，看到魯藝的一位同學，在學校時他和我很親熱，這時他初見到我，頗想招呼，繼而見到麻繩，便回過頭去。我懂得在八路軍中，他若招呼我，說不定立刻要和我作伴。

行軍頗急，洗手亦不能，又渴又飢，又要替牽我的人背行李，過去在行軍時說自己成了小毛驢，若未免說得過份，現在才真成爲毛驢，背的是旁人東西，而且有根繩牽着，一走慢些便是叫罵。昨天趕路已跑壞了腿，而今天拖了病腿趕緊隨着隊伍跑。

因爲吃了煎藥蛋和油麵窩窩，肚子痛了，胃病後發，而又吐瀉，可是不讓休息。好容易趕了五十里休息下來，還沒便清又出發了。

冷油麵窩窩，硬得咬不碎。嚼碎又結牙齒，梗喉下肚。又似乎粘住胃。我將兩個饑餓窩窩擱了，最後爲了餓只得向旁人要來吃。

這一天趕了九十里路，鞋已破，赤了腳趕路，地上又多石塊，涉水登山，兩腳都磨破了痛極。然幸者綁我的人，不是那位班長，所以不像他爲表現班長的積極性和模範作用。

一連三天油麵窩窩的生活，將我的胃病引起，趕路沒鞋，還要背四五十斤的一個背包，可是這樣的生活我竟維持下來，並不會倒斃。真想不到自己還有這麼頑強的生命力！

一過黃河，對我們的監視更加嚴謹，過葭縣，遠遠就放了哨，我因爲不明白解我繩子的人指示，走錯方向，險些被認爲圖逃跑兒，懸槍毒藥，終於像隻猴子似地被關了兩腳，牽到七家小寨裏。

從葭縣過米脂，到榆林，這是我們行軍的來路，那時生活雖苦，監視雖嚴，究竟還有滿

份的自由，同學中祇有一二可讀者，更看密洞裏的關切，可抵消生活的辛苦，而這次被起解回來，不僅轉走得緊急，更長，背的更重，不但沒人相談關切而且日夜綁起過日子，回想那時生活，又覺得是幸福而又可羨了。

中午抵米脂，隨隊伍強迫民衆讓出鑿洞，我看到一個年輕而美麗的少婦，含着愠怒，搬樹塵中的雜物，她看到我們被綁，似頗同情，然而只一瞬時我們被牽到一間滿是破鞋和臭虫的密洞中去了。我感激這同情的一瞥，我亦被驚異於她的美麗，端凝的風塵。

到殺場我們住下了。我亦病了。

二、病囚

病是痛苦的，更痛苦是囚犯生病，而最痛苦是在八路軍中當囚犯而又害病。

沒有醫生看不盡管理人又更強迫人坐起。人已經病得不能坐，却非坐起不可。有兩個被認為特別革命，特別積極的哨兵，更守住你不准你靠牆，不准斜倚。

有一天下午因為燒得渴極，向一個哨兵要求給口涼水，那個哨兵去了，停會兒來個班長，笑謎謎問誰要喝水，我高興極了，想不到有這應善良的哨兵和班長。我勉強支持着走下燒去，他揮手叫我走到窗前。全個屋子叫我喝水，我正張嘴時，一把糞了雞屎糞的灰丟了我一臉，因為聽不意轉裏擊，我在窗外的猶笑聲中昏倒在地。

同囚徒那領進長因為聽說有釋放的消息，和我特別疎遠。天冷，而他有件棉大衣，過去我總是賄住他睡的，可是從他和什麼政治指導員一次談話後，便對我漸漸冷淡起來。有天早晨對我說，他們命令他不要理我，由我死活去，頑固份子，托派漢奸死了反強，他說你是知道的，我有許多人監視，若和你親近，我的問題要加重處分的。

天冷了，十月尾陝北的氣候已是江南的深冬，每夜晚哨兵爲了點查人數，數摸人頭時，我總被冷醒，夜景悽涼不能復加！

住了三天，一夜進來五個囚犯，有個小差的，有被名爲漢奸的，更有一名被認爲企圖偷某某旅餉的老鄉，因為人的加多，那位以罵人最大聲而表現了積極性升提成排長的四川人說「手鐐放在那裏不冷了，拿來給他們帶上」。於是我的才鬆去綁的手上，又加上一付手鐐。第二天，知道五個囚犯中一個是我們砲兵團的教官，他因爲和團長不睦，被認爲有漢奸嫌疑，送到禁閉室來，而那位被認爲企圖偷餉的老鄉，比我更爲受罪。他的兩隻手已經因綁緊而潰爛。雖是冬天，臭味觸人，血淚漫流。但是就這樣子，他們還要每天綁他。

那邊長住不幾天出去了。砲兵團的教官對我頗同情，他亦是同遭被誣的不幸者，晚上他讓我擠在他的被邊睡。這使我病未加重。「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更令念及，不知他已否恢復？自由尚在人間否？願他康健！

一月多沒洗澡換衣，滿身長着虱子，兩手又日夜烤住，只能讓虱子吸血了。

我們初到殺德，住在鄉中，不久移到城裏。移住城內途中，我因病重未曾替他們背行李，於是那位教官成爲他們唯一虐待的對象，路上不讓追他背大行李，而且追他跑快，這人也許有心臟病，進了殺德城後，爬上一個小坡時，體力不支暈倒了，他們說他裝死狗，漫罵不止，並且用腳踢他的頸，更加上一個襪套追他背。在威脅之下，他幾次背起，幾次昏暈仆地，幸好不遠就到指定的囚禁地，這五十歲左右的漢子才沒有倒斃在路上。

進城的第二天，另外兩個囚犯案件解決，只剩下我和那個教官了，承他的美意，叫我蓋他一角被，換熱住天寒。結果我的病雖無形中痊癒了，他染却了一身虱子，算作我的酬謝。

(三) 解向延安

一住半個月，正想着自己案件不知如何解決，忽然有人來找我，叫我拿上行囊，我除去一身軍布單衣，一件已長滿虱子的狐腿皮背袴之外，真所謂身無長物。那位教官見我沒襪，隨處送我三雙襪子，他伏在窗洞前看我走出院子，這窗門洞是我們用來望外邊的院子而消遣日子時。這位教官對我不知作何如想，我很相信這位老者於我走後一定落下淚了。

問他我有什麼事，來人說不要多說。我只好在他前邊像牲口聽命令似的，向左向右胡亂走。

被驅策到達他們的政治部，我是在當院，像一隻猴接受四方的欣賞的眼光。我站着，念着跑行的凶吉。

日子裏面有人在交涉，說要他們付張收條。待了會兒，出來一位穿皮夾衣的來，伴着他出來。那條收條的那位先生。他走到我跟前，開了手烤的鎮，然後另一位命令我在前邊走。

我第五度走在綬德街上，時間很早，街上尚圍無行人，天上浮着朝霞，美麗極了。

又回到前營拘押我的鄉村，那里有一羣人候看，聽他們說，知道是些「不够格」的人，開小差，胡鬧，或是被認為不能在部隊中工作的老弱殘兵，他們是被這位穿大衣派到延安，進馬列學院當伙夫勤務去的。這一羣「不够格」的人中，我是唯一的未決囚犯，因之身份較他們更低，身份低的主要替身份高的人背行李，這是我被起解以後所認識的道理，我的背上又背上了這羣窮苦工作者的衣包了。

那位逃跑的連長和一位騙我煙吃，到沒煙吃時又罵我的一位副官都在隊中，連長對我平本，副官是仇人路狹似的看着我，人類中是有意樣一種人，你與他無關係生存與他無損，而他却偏要找你麻煩，尋你做冤家，作對頭，實無法解釋和解決的事。

這回起解，特蒙優待，所綁尚鬆，只是兩腿已經癢了，特別是左腿走一天路後第二天就不能邁步，不能上高坡，而特別是下坡，關節發生障礙，只能坐着滑下去，或是連身下滾。

走平路時我學會一隻腳跳，然而跳不多遠連右腿亦發痛，只能咬着牙，勉強打發左腿走路。自己的老腿發酸，很得疼？

那日天九十里的路程亦趕下了，真是奇跡。到甘谷驛，我向一個監視我的人說明去路，正在懸空，忽然那位已派為隊長的副官罵起人了，一抬頭他正拾起塊石塊向我擲來，而回面又有幾個人似乎以我為目標集中。我只得急急起身。那位副官於是肯定我是個死囚，是該換給監的，彷彿我死以後他立刻可以升官發財為所欲為，真想不到他為何對我如此苛刻。

他說我要罰小差，拿起麻繩要綁我，我說明會向監視我的哨兵報告，監視者亦承認我手續不錯，然而他仍藉機用麻繩鞭我，還是那個帶隊者說暫時饒我，他才恨恨而去。

三日下雪，冒雪行，鞋已穿底，薄襪也破爛，雪遇熱化成冰滲透鞋底，全結起冰，一雙鞋子變成冰鞋，凍得兩腳失去痛感。

為趕路舉行夜行，我晚上不辯路，一高二低的隨着他們胡奔，跌進水塘，躺在石上，四十里的夜路，腳底走穿兩個洞，右足前趾又在石上撞腫了。

避小店休息，發天剛起延安，每人發一斤鍋塊當早飯，由一人平均分切，可是分到我處只有他們所得的一半，向發餅人交涉，他乾脆劈手奪取，放進嘴去咬了一口，這時我正餓極

，雖明見他手中拿了我的全份，却沒法說！

滿地霜雪未化，北風又揚起，雪塊儘往臉上打，幸好吃了四兩鍋塊，那是另一個人去向那發鍋塊人要來的。一件破爛單布軍裝，衝着北風，只剩得顫慄。牙齒不住地拍擊。儘力咬緊牙齒，也不能停止。

延安城在望，想不到會這種模樣，受着這種待遇回來的。被謗爲中國的莫斯科，爲自由幸福的地區，抗日根據地，却將拋家棄業爲抗日而來的人用麻繩綁起，作爲囚犯，是諷刺還是證明？

遇飛機轟炸，風更緊，迎面吹來，足爲之越趨。

到馬列學院，沒屋子住，坐在露天。因爲知道在該院有一二熟人，是在山西同過事的，我相信只要他還有正義之感，可以證明我在前方怎樣工作。我寫了條子却不見人來。在寒風中待了很久，晒着太陽還混身冷戰。好容易等到吃飯見到那個同在區署工作的朋友。本是泛泛之交的同事，見到他我哭了！真太柔弱。爲什麼掉淚呢！這樣想，淚却仍不住掉淌！我忍不住，這時我想只要人安慰我一句話，就要嚎啕大哭了！

同事却對我一些都沒法援助。可是就是能見一熟人，我死的時候，也有人知道某人死了，不至於像在路上似的，死了誰都不曉得。

吃過飯解我的人來了，帶來一個背槍的，又是照例反綁，彷彿我將出台演戲。正當他倆將我綁紮的時候，一個矮胖子氣急喘喘的跑來，問我在這學院中認得誰，什麼關係。他們對自已未來的高級幹部這樣不信任，真還有什麼可信任的？我替那位同事危，雖然他對我漠然，在人情上說，由我而得禍，於心總不忍。

他們將我送到八路軍的總政治部，到了那裏，政治部却不收，要退回去，而送我的人又不願帶我回去，爭持似頗久。正當解我人要和裴回馬列學校去，一個穿黃大衣的看見我，轉性馬，問是幹什麼的，然後命令收發處，開張收條。我沒有見這張收條如何開具，否則將來也將可以增加應用文中的一個體例。

停留有時，然後又派人將我送走，問訊，說是送到鑛務部去，想不到自己何時成新，而且又要受縛！

六、鋤奸部的監獄生活

(一) 奇異的寄獄

鋤奸部在延安城北十里的小便溝，部址在半山，屬八路軍總政治部。我隨解送者拐溝進溝去，溝以爲是荒山，想不到半坡有幾間房屋。坡尚平坦，然我走時已經需要爬，走平地邁不開步，上坡時腿不能抬起，怕成爲殘廢了。

到時部內沒負責人，一個姓張的科員將我收下，解我的已把我的書包帶來，當他們檢查的時候，我要求留一兩本書看，沒有允許，繼而向他們要還我的嗽口盅來吃飯，也不給，旁的簿子，日記本類都給沒收了去。

那個科員又命人送我進禁閉室去，禁閉室在辦公處上邊，矮圍牆，進門處有個哨兵荷槍監視。

走進一扇大木門時一個穿堂似的窰洞，當門開時，那穿堂左右及後壁依牆而掘的洞口滿是猜疑，訊問和敵苦的眼睛。

打開一扇半截柵子，我彎腰進去，這兒地上靠牆鋪了各種各色棉破被子，住的以像狼窩，然而在屋內的只有三個人。我走進室內，他們失了知覺的沒理會我。

我鑽進木柵，濶濶地上了鎖，這回是被送到一個新地點了，至少不必在路上「充軍」，可以歇歇腿。

靠住牆坐在三條椅子的草墊上，天漸漸黑了。一個長得挺高大的人站起身，就在屋角的一個瓦盆解溲，立時屋內充滿了臭味。這九個月來，共黨將我訓練得一切感覺都遲鈍了，臭，苦痛，已經成爲生活的習慣。

解溲回來的人，下說「一盤棋，無聊了，問我姓什麼，叫什麼，什麼案子，然後通知我，禁閉室裏的規則，說這要晚間起來解溲要報告哨兵同志。翻身要報告哨兵同志。說話要大聲，不准輕輕的說。每天沒放茅兩次，要跑快，路上不准隨便看，每天吃兩頓飯。每天一人輪流值日，值日的工作是舉入尿盆，掃地，洗碗，繼而問我帶了飯碗沒有？有行李沒有？」

「你有錢沒有？」

「那來的錢？」我笑笑。

錢真是有用的東西，有錢這兒一樣吃好東西，一樣可以享受。沒錢，只有乾受罪了。天擦黑時禁閉室的鎖子響了，放進一羣濼濼疲倦的人來，每人手上捧了一隻碗，背了一根麻繩，待開了中間的柵門，這屋子裏登時熱鬧起來，原來這屋內有七個人在外邊做工。

點起炭火，那位問我話的人說，「這些炭是同志們爲我們檢來燒的。他們上午背柴，下

午背炭，背了柴，背了糞，還拿檢炭，讓我們坐禁的人享受，我們要節省一點。」

人增多，空氣亦熱鬧了。我怕寂寞，寂寞使我想得太過過去的事，而這些往事，正是現在生活的嘲笑，諷刺，但一見人多，不由得又心煩起來，爲什麼不幸者有這麼多？當我們外受敵人的侵凌，正宜一致團結共禦外侮的時候，這兒禁閉室中爲什麼囚着這麼多存爲的青年人！

這許多青年人灣了腰鑽櫃門後，彷彿全沒注意到我沒作聲，脫去草鞋，拉下破爛而臭的襪子，除下綻露棉花或細油似的棉襖，有的倚到地鋪上，不作聲，有的擦着腿肚子，有的摸着肩胛酸疼，聽着那位姓張的班長對我的說話，有幾個對我掃了一眼，這一掃眼中充滿了同情憐憫和埋怨。

「同志，那兒來的？」

「晉西北。」我坐近炭火，身子還在抖，天是冷了。

「那一部份的？什麼時候到西北來？」

「魯蘇，七月動員來的。」

我想他們一定要問我犯了甚麼事送到鋤奸部來鋤吧，可是沒人問，談話到這兒斷了，靜默在囚室中徘徊，聽他估有這點土整洞，而且給人以此威脅。

「沒行李」？當他們展開各自不同的破爛的被子或毯子的時候，一位東北人對我坐的處方看，見我圍住火，沒展鋪他崗。

「全變成證件沒收了」。我笑着。

他亦對我笑着。到他騎邊軍毯時重伸出牢哉老背子，攜了條棉袴給我：「對情下吧！他，他說完又躺下了。」

拿着這條棉袴，我說不與這時的情感的情緒，他亦需要棉袴當被蓋呢！

「就圍住火騎吧，到這兒就沒事了。」

當時我不了解這「沒事」的意義，以為到這兒所有問題可以沒事，正待問，屋外哨兵喝令「不准說話」。

看看光地上的三根褥草，拿住條棉袴，真沒法躺下身子，炭火漸漸燒過勁，雖然，牆根上有一堆炭由於不願觸犯旁人，未敢添加，就拳屈在火邊，也許於連日狂奔波，太疲倦睡着，根了也就忘却冷了。

這幾個月充軍綁縛，鍊鎖的生活使身體弱極，一晚上小便數次，可正當我摸到小便桶時，屋外的哨兵吼叫了：「那一個某某，小便不報告？是那一個？揍他！」

獄卒的蠻不講理，對犯人的任意摘作摧殘，是世界各國監獄中的通病。主爾德獄中記將

典獄官構爲沒有想像力的大方苞的獄中記，寫出當時大獄中的黑暗與野蠻，過去總還以爲王爾德方苞等身受摧殘未免偏激，典獄，獄卒究竟都是人類，或不至於失去人性，可是我自晉西北被起解上路以後，一路身受的苦楚以至到鋤奸部禁閉室的生活，這一長較的經歷，使我覺得他們還沒寫完全，還不能將這羣失去人性的獄卒，解兵的慘惡無理野蠻兇惡的情況描畫畢緻，特別是共黨對這些特務人員的訓練，放縱他們對罪犯的野蠻處，更非門外者所可揣摩。

第二天早晨很早被叫醒了，沒水洗臉，就會見門外嗚叫「放茅」，有人進來關鎖嘴上喝着快。

快是真快，這羣在窰內時懶懶少動的犯人，這時候却跳躍如飛。廁所要下一個小號上一個小坡。跑到那裏，才解下褲子，哨兵在坡上就喝快了！「快快，××的！」

沒智識的人的確不宜獨自主持一事，他們由於智識缺乏每事主觀太強，對事不加考慮和推想，常常易犯過激的毛病，那些哨兵就是因爲惰在冷風中站哨，而他又可以自由以叫喝咒罵犯人，所以把站哨的冤氣轉成憤怒對犯人發洩了。正像我病的時候要喝口冷水！結果被拋了一臉的雞糞藤土，背不動一包行李，要求減輕反被加上一袋米，虐待他人在這羣無知的人是有有一種報復的樂趣的。

幸好我有了充軍途中訓練，聽到嗚叫，急急跑回禁閉室去，沒管挨到打，可是二邊屙屎，氣喘到不能安坐。

由於解手，自己更深切感覺是一個囚徒，沒有二點自主權，不論誰都要同一個時期解手，還需要同一速度。實在是難題，天晴還可以，天下了雪，雪溶化又結成冰時，或是下一夜雨後，臨時的下坡上坡真非容易，時常一溜就整個人滾下坡去。但跌跤哨兵要干涉，他不說你跌倒了，而認為你要逃走，所以一有人滾下坡去，哨兵必大聲喝住，用槍瞄準，這時只要他高興，一鉤指就可以奪取你的生命的！

除了自己小便大便跑得快走得快以外，還要輪着端尿盆滿滿一盆尿還要下坡，天雪路滑更不幹走快。然而輪到值日時，就不敢大意，打碎盆子培錢不說，一時買不到，大家又要小便，小便又只讓在窰洞內，窰洞內却不准小便的，這許多一步比一步緊的問題，如何解決？

有的人晚上泡了肚，那更是不可想像的活罪，雖然人臭，尿臭，腳臭是禁閉室三絕，那是對這三絕習之若素都很難對付這樣個尿盆的。

解了手開飯飯的量沒有一定，要看伙夫們的感覺如何，若鬧到伙夫不高興的時候，那就是每人只能輪到一碗。菜呢，伙夫們知道是給犯人吃的，在鍋裏加上幾馬勺水，燒一燒，就是

最優等的菜餚，至於水有否燒沸，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一住三天沒人顧問，打聽先我來的被同樣稱爲犯人的人，知道這是慣例。

第四天病了。病了活該，牢洞內不少拖出去的死屍，有誰打理你呢？面同牢的雖然有幾位充滿同情心青年人，可是大家被脅於告密，不敢表示。

不正是有位姓蔣的因爲在抗大某隊的鬥爭會上表示公道，對那些無事生非捏造事實者的言論表示抗議而成了囚犯？

不正是因爲重於感情不願意發表違心的偽證，而姓陳的被送進鋤奸部來？

姓王的那個胖胖的抗大學生，要回家去，校部說調動工作，將他派來坐監獄了。

祇是爲子和一個他們認爲是托派的人語過次話，就被送進禁閉室來，在某黨看來這多是「亂平」帶極合理的事。

恐懼，進了鋤奸部以後才知道共黨會製造多少恐怖，怎樣剝奪人的人情，人的自由。

我懂得懷疑了。莫斯科所宣傳的那麼多的破壞國家組織案件是否包含着偽證和捏造的事實上同樣的，在這所謂鋤奸部的禁閉室中，有幾個是真正應該鋤除民族的奸賊或國家的奸賊。

莫要爲抗日黨要爲垂危的民族國家而努力，不問他信仰的主義如何，須一致團結。

這是某黨的統一戰線的主張。可是你走進禁閉室以後才知道事實不是這樣，他們不容許信仰不同，即使你有相同的抗日救國的主張，你若不同意某黨的某件工作方式或方法，你就成爲應該被動的奸賊。假若說岳武穆的「莫須有」獄是秦朝最大的罪惡，那今天當民族生命存續繫於一時的抗戰中，共黨設立了這所陷害誣蔑青年的鋤奸部以及許多軍法庭，是否比秦朝還要罪深十倍？

今天毋庸諱言的，中國的青年，特別是智識青年，是可寶貴的，他們肩負着復興民族的重任他們是創造新中國的力量。事實上在抗戰的過程中他們已經流過可貴的血汗或正流着可貴的血汗。把這些青年用鐵繩綁起來，送進鋤奸部的禁閉室嗅臭味，這是我們青年的侮辱，是對我們垂危的民族無非不仁的舉動！

可是看 看遊藝社部中二十七八個至四十五六個囚犯中，青年智識份子佔了二十幾個，人多時佔全體囚犯三分之二，而這批青年因徒常常半年載禁閉起來，不聞不理，不按法律調訊，不去研究是否真觸犯法律，而又恐嚇他們吃了閒飯，不論大風大雪，獨給一條繩子，用幾技步踏履履着，跑二十里三十里去背炭，背柴，這是革命工作的敷衍！

病痊癒了我，便我忘記一切，待我恢復過理智來時，方才知道自己的無度曾經達到國十

五度以上，失去知覺有一個多星期，在這個星期中虧了那些難友們的幫助，才獲了危險期

生命失去愛就失去光輝。沒有人類的情感，人類尚成爲甚麼人類？我好歹讀了幾本有關唯物的書籍，却並沒有找到以虐待人，以斷絕人情爲共黨革命的理論。

病時看人報告給鋤奸部的科員，科長可是沒用，沒有醫生，連看看我是否病死了的入全沒有，一逃禁閉室，一到鋤奸部，人的生命底價值比一撥土還賤，真是駭人聽聞。

世界的法律怕再沒比某黨的法律靈活了吧？你說一句話，有一頂可以制命的觸犯法律的帽子，你一舉手，有一堆可以禁閉起你來的理由。民主解釋成爲幾個私人的升官發財的代名詞，實在是中國的悲哀！這兒關閉着許多正在有爲之時的青年，究竟是有利於中國，還是有利於敵寇？

(二) 煉獄中

大概是想起還於一個人在禁閉室中吃飯吧？在我進了禁閉室半個月以後，通訊員叫我法避堂。

法庭設在科長的住室邊，牢裁士蹬支起張桌子，科長披着黃呢大衣端在桌後，門口有幾枝駭死槍。

我是連坐都沒有氣力的痛後的人，却不得不站着，他問我的話真是糊塗到此門纔會建議
給更糊塗，因為他根據鬥爭會上的發言，而且第一層把他認為是證據！

幸好只是恐嚇，沒有真的向我動刑，訊問的結果，我只有聽候天命，因為依他的了解，
我生活的可能性是不會長久的、

將一切抗戰精神要求都認為是危害他們共黨，將一切拋家別業的行動認為另有企圖，
那中國人還有活的機會嗎？放在中國人面前的道路，依他們的認識，除去可以在延安自由活
動的人以外，不是去做敵人的奴隸，那只有死，因為除了他們應該活着以外，什麼人都沒有
生存的權利。

通堂結束後，又被通訊員帶喝帶罵的送回審洞，我充滿了死的心裏，我憎恨自己這次的
病症沒使我死去，否則在昏迷的狀態中死去，已經失去了知覺，也就不必受恐怖的教育了。
同室的難友却來安慰我，說這是他們做法官的方式，我就不了解這種方式。被告沒有辯
護人，沒有辯護權，沒有上訴權，由着法官的高興，那一個人的生命，進鋤好都還有什麼希
望。

快些吧！——當時我只有這唯一的要求，死也好，活也好，痛快一些。可是正想不到自

這次過堂以後，一直到守個月以後才能有再過堂的機會。

等待是痛苦的事，因為未來的禍福全在不知中。你等一位朋友，可以想像這位朋友的康健或遭遇本測之而一個未決囚犯他的思想更多，更爲敏銳。他時刻想到禍，時刻想到福，而每一個想念否定了另一個想念！這種痛苦不是尺度升斗可以度量的。

王爾德說他能够在被監禁期中生活過來而不致自殺，因為發覺了人類同情心的偉大與美麗。這句話未曾受過災難的人是不容易了解的。自己關心着別人，別人亦關心着自己，正由於有這美麗的互助與同情，生命才會溫暖，生命才值得留戀。

我的過堂引起同室的人絕大興趣，因為他們有些當面聽到科長說即將釋放的人，已經有幾個月未曾過問了。而一個新囚犯的被關進禁閉室，除去有特殊的原因參加某黨的鬥爭，歷使的人外，過堂是一種特權。

聽到說自己辯論題可以詳細調查，的確安心許多。只要其黨能講理，能真誠調查，而不是根據推測，不是根據鬥爭會上的口說，那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可以明白的。事實是事實，我相信事實是最真確的證據。我相信生命也許可以保存，因為不論那一種主義的中國執政黨之在目前這一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對於爲抗日而工作的青年，是不能加罪的。

可是想不到從這一會過堂以後，我們每日等候着的釋放或處分的消息並依然懸懸會我們

暮夜蒼天，天黑，放芽，吃小米飯，每一天等候一個決定的解決，不論是幸或是不幸，只希望第二天離開這囚禁的生活，可是我們這羣年青的智識份子，只有看旁的人釋放出去，或移轉至法庭，或是不知下落了，而自已數着日子，一天等候着一天，結果仍在禁閉室中過夜！

最是可怕的每當夜晚想起他的遭遇，以及將來到的不可知的運命，恐怖不是，畏懼不是，希望不是，而自時又是恐怖，又是畏懼，又是希望，睡眠中的囚徒們的神經沒了羈索的夢中，於是碎亂荒涼。祖咒現實，罵人，哭泣，種種不同的夢裏愛亂了靜夜。而正在這個時候，哨兵帶別哥羅。嗚呼，罵着，甚至扳動鎗鈴作出種種威嚇的聲音，使人覺得囚牢的淒涼與可怕。

更覺淒涼的是鐵鍊的聲響，冷厲的鐵的相擊，往往使人想到地獄中種種慘刑，想到狀元何能連地的美劇的悲劇，想到無窮的人生的痛苦。而正這時候，滿身的虱子和滿地的跳蚤，最苦沒有片刻的安靜，正到種種思想在腦中絞成一片安靜。

這真是受罪的生活！

這好每一個待決定的睡眠都不會平穩的，特別是這囚禁的監獄中，關禁着的一特殊的「罪犯」他們爲抗戰而來，爲慕名陝北的自由而來，爲自己體操的理想而來，當初那一個想到會在延

安南小狹溝的一間小窑洞裏成爲囚犯的？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享受過優裕的生活，他們沒曾做過觸犯中華民國現行法律中任何一條法律，他們懷着滿腔的熱血，或是遭遇到身家性命的慘劇，充滿了勇氣，毅力橫渡險駭的黃河，跋涉崢嶸的山嶺，幾曾預料爲國捐軀之志未遂，而先受牽獄之災？而況生命的安危全繫在幾個人的意志底決定，沒有法律可緣，沒有地方起訴，怎麼能使他們安靜呢！

度日如年，在這錫好鄉中消磨的每一天，真比一年更長，我總算幸運，十多個月恢復了自由，能够離開邊區，回到過去的生活中來，而那些已經坐了兩三年尙未判決或者至今尙在消磨這份痛苦的生活的人，不知何日才能解脫。

這一切沒有一切沒有法律的根據，過堂審問也如同虛設，你幸而使他們負責者想到你，那正因爲一切沒有法律的根據，過堂審問也如同虛設，你幸而使他們負責者想到你，那你不輪遭遇到的命運是釋放或是甚至不幸，總算將這份受罪的生活解決了，否則只有每天擺度。這種新辦法，也許是共黨根據新的方法論所創造的吧！

位東北青年，爲了報告被敵所俘及乘機逃脫的經過，回到延安，却被肯定爲敵人派遣的奸細。實在原因呢？因爲他是軍校的學生，是國民黨員。他在坐過一年兩個月禁閉後才幸蒙提詢一回。而這詢問和第一次詢問一樣，彷彿這一年的時間根本沒有過，算時間他提出的證據證人都應該而且一定給他證明了。

美黨是不平凡的，處置別人的自由和生命就有這類不平凡的手段！

(三) 餓的刑罰

那些餓餓的日子不容易忘懷。

那些說邊區存糧不夠，囚牢中就由米變成稀飯，由稀飯變成黑豆煮洋芋。

說稀飯真是稀飯，藥水一樣的米湯每天只給兩頓，而這兩頓稀飯的時間又不一定。有錢的可以買鍋塊吃，沒有錢的就看旁人吃。看着看着的有時候連第二頓稀飯都沒有送來，於是只有抱肚而睡。

個五月和一個六月，我們整整只吃一百頓稀飯。

糧食既是這麼困難，爲什麼不解決些囚徒的問題，該放的讓他們出去工作，該找飯吃的該死的就不必消耗人民辛苦耕種的糧食。但是餓要你們餓，罪要你們受，却不會來解決你的問題。

我總算吃過一頓特殊佳味的黑豆煮洋芋的飯。

那一天早晨只分到一小碗飯，等飯吃等到天近黑，突然送進來一桶黑豆煮洋芋。禁閉中人那興奮了，搶着吃，我吃了五碗，結果太漲肚，只能躺在地上揉肚子。

吃飽以後，才有人想起這是喂豬的食料，現在拿來喂人了！

回到人間

有得吃總還是件好事，沒有吃等着吃才難受。我們一到下午一二時，稀飯所館維持的最長的時間過去了，大家就不用聲靜默了，躺倒的，倦體的，坐在地舖上的，連原來正出動「將」吃「打」打「打」的人都沒心下棋，呆呆的空起來了。

這時熱烈的言語，較之千百人的吶喊，更激烈更詭辯，正氣的控訴，更爲有力地激動人，更爲有力地刺激着每個人的情感。有時候我們對望着，不笑不說，大家都平靜得像無風的海，可是表面如此，內心誰不在揮灑着一座噴火的火山。

天氣很熱，尿盆的臭味一陣陣發出，沒有一絲聲音，悶癢，誰也不願動，誰也不願攪，可恨的靜默。想些什麼，這些沒有罪的囚徒？那只有各自知道了。餓是最毒辣的刑罰。

誰能到鐵柵的禁閉室過一個時間的生靈，誰將可憐了解人世間之可能存在而事實上存在的野蠻，兇惡，和無理。爲什麼用餓的刑罰呢？這沒地方說開理由。沒地方訴說抗議，被禁閉的人唯一的權利是忍受。

幾個月過去了，十四小時的夏季的白晝，兩餐喝三碗稀飯，或是一餐喝兩碗稀飯，而喂牲口的黑豆，也正可以塞進肚子裏去，維持着自己不能自主的破殘的生命。

於是我們看到那肥胖得發鼓的伙夫，吃得滿臉紅光的看守主任，認識到革命的真理首先應

該是自己，因為忘去了自己的人亦將忘記你！犧牲自己，誰還能為你犧牲？

這樣去理解人類，精神中的良好趨勢是不正確而將走入歧途的。但當你坐禁閉室裏，身受着摧殘，壓迫，而過去你曾以為爲了這邊還將可能得到自己所理想的一切時，你還會有其他的思想嗎？

我忘記不了那天早晨分餅給我吃那個副班長。我更不會忘記那些兩隻眼高高望住窰頂，由囚犯們搶稀飯吃的火夫！

的確的想到這些我希望立刻能恢復自由，立刻能回復到我固有的溫情自由的圈子裏去。那裏的人情和友誼，同情雖被共黨看成爲反革命的東西，而我已經革過命正在被革命中，我是願意爲人類精神上這許多美德而奮鬥的！我不能想像沒有愛的友誼革命，沒有同情而能革命。

可是這兒是怎樣對待人的？用髒灰給病人當水喝，慣手縛凍壞了，用檢柵籬策着人走，餓餓囚禁的人，更惡毒的是因爲你對他不看不上眼，他就設法要剝奪你的生命。

這是共產主義？這是人類的理想的社會生活？

更有不可信而事實存在的事。

回到人間

報告，是一位先我們坐禁閉的女孩寫的，她帶進來的時候原是夫婦兩個，也因為真明真妙的由犯了不知何種的罪，我們看守的負責人是姓張的一個科員，年紀不大，有了一個女犯人，他的卑劣的行為，可憐的衝動的是可以想像的。

報告上寫着她第一次被命令脫光了衣服搜查有否違禁東西帶進禁閉室，這似乎是可以有的規矩，然而第二次那姓張的科員又說她曾寫了甚麼信藏在身上，將他的丈夫趕出去再來裸體搜索，而接着又說她帶進了一個金戒指，由他自動的到處搜索，她的文字寫得慘痛而幽默，記得有這麼一句：「在這那裏」能藏個戒指麼？張科員還用手指去搗，不需要寫了一個囚徒可能遭受到的侮辱太多，不出奇，尤其是七個女孩子。

當然，在生命被視為不值錢的邊區，對一個女犯人這種舉動是極平常的，還有甚麼可值得提說的？也正由於這封報告，使我們更認識了自己的生命的價值，不過是隨入擺佈的東西而已！那麼，一切的虐待，還有甚麼可說的？

(四) 意外的釋放

我有半年沒叫出去做過工。

跑二十里地，背五六十斤柴草，上的是無路的山坡，走的是在塊磷礦的小道，霹靂有槍後還有槍，這種苦工怎麼受得住。

尤其是下雪天，頭頂上掉着成團的雪花，身上祇一件穿洞的破棉衣，一條破夾袴，因為沒有鞋穿只能撕裂衣服打雙草鞋穿。人因為走路，熱了將鞋上的雪融化了，可是不久融化的雪，又結成冰，雪落着，又加上痛，這麼一層層的結冰，腳上像穿了冰鞋，凍得腳趾失去了痛的知覺。山谷中融化的雪又結成冰了，人就穿着自然的冰鞋在冰面上滑騰子，一滑一交，跌倒了爬起時，能遇着較好的押解者他不出聲，遇到性情壞的，還要挨一頓臭罵，挨一頓鞭子。

可是我希望不要去做工，

希望的事常常七八成爲失望的，我也終於在收獲的時節被叫出去做工了。割禾，背糧，挖出雞蛋，編擔帶，什麼全幹，而且一天竟至於叫去打岔。

拿枝筆也許我可能胡畫些什麼，飽住岔鏗實在不內行，不說舉不起二三百斤的岔鏗，而抬一帶，自己的腳很容易挨壓。可是我也拚命幹了半天。有槍真有辦法，鴨子會上樹飛，過度的勞動使我又病了幾天，當病好的第二天我又被喚出去，那時滿以爲仍是要去做工，習性的去檢起飯碗來，正當拿起飯碗，聽到新來的劉科真說不必拿碗。我跟隨了他走出這塵陰淒的院子。到門口又來個人通知我取行李。

想不到沒有一點預示我就會離開禁閉室。當時我不知道將會有如何的新的命運。檢起兩

回到人間

三

件破襖衣，我就走到門口，我等着那，或是上手銬，當然也希望不再和麻繩或鐵鍊打交道了。因為據說一貴禁閉以後，上條麻繩或手銬的十之九是判定了死刑。

被帶到科員辦公處去，據說我的問題已經解決，決定是讓我出邊區，要我做抗日的工作

過去我什麼時候未曾做抗日工作，或作過與抗日相反的工作嗎？

靜默是偉大的精神現象，近年的充軍，起解，囚禁的生活使我學會了靜默。聽他們說，由他們說，只要今天我的生命還存在，只要今天我恢復自由，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而中華民族對我仍頗優厚，我應該為我的民族的生存與自由而奮鬥，我應該切實的為我的幸福前途而工作。我有我的意見，一個中國人在國難期中應有的意見，為國家的統一，民族的獨立而不懈的工作。他們說什麼由他們去說？

跟着張科員到政務部去的路，說不出該喜該悲。應該喜的是恢復了自由，應該悲的是糊裏糊塗地送去一年多光陰，和連受到種種虐待酷刑，而終于又輕輕的恢復我的自由。

看着延安的外景，已經不似平時熱鬧，像他們這樣對付青年，也實在熱鬧不起來。這一年中我白天想能自由走在路上，今天到了真的自由（只能說一半的自由，因為太可能又被人關你起來的）時，又感到不習慣了。

雖然曾經說過，若一旦得自由，當長跪小便溝口，向禁閉室三叩首，願永生永世勿再來，亦願任何人永生永世不來，可是因為科員的伴送，因為自己早消失激情，只是盲目跟隨着科員走，一若跟隨着解送我的士兵起解一樣。這時候只有一個希望，希望這不是個夢，不是個謊。

到政治部後，被命令在馬夫班隔壁的草堆中住下。仍舊是沒人顧問。我急於要知道究竟，而連上三天沒人顧問。

不要辯卦纔好。可仍是什麼預兆亦沒有。

到第四天被傳呼到政治部的一個職員室去，他要我立下保證書，保證不反對他們。寫着這張紙不禁感到被譽為聰明的共黨之愚。只要你所行是正確的，是對的，為甚麼要怕人反對？若所行非是，則一紙文書抵得個甚麼？

但是只求快走，只求早日離開魔窟，那有心情辯說。我要把握自己的生命，處置自己的自由，更不需要胡說，急急的由他們拍了照，挾了兩件破衣服，一封到兵站要路費的信，我恨不得跑步走。但是爲了不要因跑步之故而失去已得的自由，只得慢慢地走。

轉上北關的道上，遇到幾個女大的學生背了紡織機回校去。看到她們的憔悴，容姿，真替他們可憐。在今天我可以離開這邊區了，而她們住的學校雖然比禁閉室要自由，要寬大的

校舍，可是不讓她們自由離去，不得不服從上級委派下的洗衣縫衣紡織的生活，還不是一種較寬大的禁閉室？我想信在延安的學生，誰也不會想到滿懷的壯志，一腔殺敵的熱情，會被這幾堆黃土，消磨殆盡的吧！

見到這幾個女孩子使我想起魯藝中另兩位女孩子，下知她們近況如何？我不敢去，不願去探望她們。在自身不保的情況之下，何苦去騷擾別人，共黨多疑，不要因此使她們遭遇不測，所以我急急奔程了。

到兵站知道不准坐車。沒車坐也行，只要能走，離開邊區，是我唯一的要求，其他呢？待遭遇到時再說吧。

七、回到人間

一、回到人間

盼望不到的事終於實現了。一年多的受罪生活，總算幸運，撈摸回自己一條生命。

身子弱極，跑不到十里地腿酸腰痛。但是自己已經有過被迫的經過，將一切事都當作被槍桿脅迫着時，什麼苦痛也不能忍受了的。

離開延安，我再也不敢回首一望延安。因為延安給我的最深的印象是禁閉室。

說話的不能自由，書報的缺乏，受人的監視，何處不和嫻奸部的禁閉室相同？只是一個散步可以有十里八里，一個散步圈只有十尺八尺而已。我愛自由，崇敬自由，我何忍回首瞻顧成羣失去自由的青年底生活。

這兩年中我了解了一些事情了。由魯迅藝術學院進到奸部的禁閉室，這些經歷不是白費的。首先使我明白邊區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共黨活下的世界是怎樣的一個世界，我明白做現代中國的一個青年應該怎樣做。

事實是事實。說好聽話，用宣傳方法是決掩蓋不住醜惡的現實的。誇說延安是抗日根據地，延安却正式圍禁起大批抗青年，街頭上充滿了日貨，說延安是青年人的快樂的世界，你

回到人間

且看一看面黃肌瘦，不能自由說話與行動的那批學生。說延安是文化之地，且進光華書店看看，除了馬列主義書籍以外有些甚麼書籍？智識是須要研究的他不是宗教，只有迫人瞎唸，強制人的信仰。假若中國整個成了邊區，那還有抗日的行動，自由與文化的存在？我已不能相信那批有遠見的不知雲云的左傾理論家的理論。我懂得從文章紙背去真實觀察一個制度，一種現象，青年人須要冷靜些，才不致被有所企圖者所出賣。

中國是處在艱苦危難的生存鬥爭中。要在這日寇作戰中爭取最後的勝利，唯一的只有在軍事上政治上統一起來。只有四萬萬五千萬人是一個領袖領導下為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與自由而戰爭！

軍事上只有指揮的統一可以制勝敵人，政治上亦同樣不容許有紛歧的現象。法國的滅亡應該作為我們的殷鑒，雖然法國的民族不是一個甘願被奴役的民族。

我是中國人，我的肩膀上正担着拯救和改造中國的重任。過去胡亂地奔跑過，可是今天以後受了這年餘的教訓使我知道應該如何肩負每個中國人所應負的重任奔走前途。共黨對我的殘害雖厲害但他不能殘害一個中國人自覺的精神。我要腳踏實地的去工作，首先第一步是拯救危難中的祖國。

我加速度的趕路程然由減身體的衰弱，結果走了三天才走出邊區最後的邊界交通鎮

交道鎮上有一營某路兵，鎮外沒有步哨，彷彿在敵線上的警戒。爲甚麼這些兵不上前線去警戒而站在交道鎮上？交道鎮上能抗日麼？

我的自由兵的觀念了，當我跨出帶綠化的邊區時這樣覺得。這一會應該善於運用自己的生命而犧牲了。但我不能沒有一些另外的顧慮，第一是我這一年多的時間，所有朋友的通訊處全失。第二因爲我從地球地處遠東，可能遭受別人的疑惑。

但我不能更多考慮，第一我帶地獄的監視而做的工作。種過地，背過柴，吃過小米，還常常爲生活不能忍受的。第二是種種的證明者是事實，只要我本着自己所認識的作法，即使有所疑惑，亦一定可以了解我的。

第三我從前路費走到中都要用完了。向鄉人說好話，求同情到得同官，到同官不幸又病倒了一病，我從前路費都沒有辦法。

幸而我們的世界是有同情的，是有入而的援助和互助的精神的依賴了這偉大的精神我在鄉人的幫助下做了一個星期。這一不幸失去的溫情再度享受到，雖然心中也出了痛苦。

可是這實地是現實，我不能請別有鄉人家中呆坐，然而朋友們又無從探知，所能知道重慶可能有朋友在，但這些遙遠的路途，前做吃也是走不到的。我將如何處置自己呢？

加緊中人所談的結果，他們亦愛莫能助，最後問我能不能去煤礦上當小工。

回到人間

有甚麼不可以的？假若今天仍在邊區的禁閉室中，他們命令你到煤礦上去當小工，能不去嗎？我決定去。

在一個早晨我和鄉下人的一個親戚，他認識煤礦上的工頭，一路跑下山垣。沒遇到什麼困難就在礦上工作了。

做小工的時間中我探訪着朋友的下落，我可七八封信寄出去，連一封回信却沒有，他們全離開了西北。

能參加生產工作，而且能做。一名小工實際並未看輕自己。但是我並不是一個好小工，挑挑不起，搬搬不動。他的項目也由統把改成倒煤筐。我想到這倒煤筐的生活不應該太久，我的能力可以做一些別的事，而做別的事的確可以比倒煤筐熟練。而且這樣生活在礦工羣中，很可以引人疑惑有什麼企圖。可是又能向那裏去呢？

總覺我冒昧的向一位作家寫了封請援信。感激他的偉大的同情心，為我找到一個適合我的能力的工作。忻然我離開煤礦，離開這最後鍛鍊我的一個場所。

生活是美麗的，最美麗的生活是自由的生活。是自主的生活，但是要獲取這樣的生活，年青人需要冷靜，需要考察實際，不要為誇大的宣傳所欺騙，相反的行爲所摧殘！

危難中的祖國正盼望着青年們的努力。

中華民族三十年十二月號

同人同

特別寄閱試閱券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生

刊行

商務印書館陝西分館

西安南門外

總發行

中國文化出版社陝西分館

西安各書局

版權所有

